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54
.7
S5
1738
v. 8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 567/62
ASIAN COLLE[illegible]ION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今丁

憂給假臣李衛謹

奏為

聖澤垂及泉壤微臣銜結難酬恭謝

天恩瀝陳愚悃事竊臣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准署浙江

總督漕臣性桂移准吏部咨開奉

旨總督李衛之母汪氏訓子成名壽逾大耋前已降旨

照伊子尚書品級給與封誥以昭特恩今伊子來京

陛見未及回任而聞溘逝深為憫惻著賜祭一壇令

署督性桂致祭李衛著在任守制給假兩月料理伊
母喪事其各任印務暫著性桂蔡仕舢等照前署理
該部知道欽此知會到臣伏念臣母汪氏出自蓬門
躬逢
盛世
龍章三錫屢蒙光耀於生前
天語頻頒又荷表揚於身後
特恩予祭叨格外之榮施專遣大臣沐逾涯之曠典不
但臣之老母感戴九原即臣子子孫孫亦頂祝萬
世除俟

恩祭後循例咨請署督臣性桂等具疏代
奏恭
謝外臣感泣愚衷刻難自已謹先具摺叩謝
天恩伏惟
聖鑒抑臣更有衷曲下情不得不據實瀆陳於
聖主之前者前此自京星馳回杭臣母去世七日遺言
囑令早殯歸土爲安臣啣哀痛心擇於九月十一
日合葬父塋因不敢擅自回籍遵例在浙俟
旨今承
恩命即當扶柩起程由水路回籍但葬期必俟九月十

一日已逾
皇上欽限期外二十餘日而八月之內槩多刑尅未宜
臣又不忍稽延中止致使親柩久停況臣於母歿
此奏朕甚嘉之未料所擇葬期即在目前意謂卿扶柩
時未得一視含殮此番若再不能親送入壙臣心
回籍後臨時自另行奏請所以止諭給假兩月今既可
實有至痛此區區烏鳥私情所仰望於
以一併料理完竣更屬妥便已有旨寬限矣
聖明之矜恤者也至臣身荷重寄奉職多愆久當罷黜
今以丁憂暫免隕越皆出
皇上保全優容所致乃蒙
聖恩不以臣爲不肖仍令在任守制信託至深自返已
爲過分尚復何言夫臣子一身服官之日惟

君所使淺陋如臣上而祖宗父母下及本身一家皆受
皇上深恩戴高履厚豈不知雀尚銜環葵能向日急圖
自效尺寸稍報涓埃又仰見
皇上統理諸凡政務
聖不自聖萬幾勤勞無非為
國為民自强不息臣何人斯希冀偷安自便懇求終
制以博虛名此臣之愚戇心跡不敢稍有文飾者
也從前臣緣高堂有母年邁衰頹不無縈念私情
今既壽終牖下得與臣父共安窀穸事竣之日臣
心別無掛慮惟有仰報

君上不知其他如目前西陲醜逆負罪逋誅恭行
天討命將出征現與弔伐之師臣敵愾同仇自應共抒
不必
公憤稍效微忱倘蒙
但願此等處用不及卿也
聖明量臣才具但有可用之處斷不愛惜此身抑或
廟算已定制勝得人調臣回京不拘何項煩難差遣皆
當竭蹶盡心總之受
恩過重舉家俱當報效臣何敢晏然居於督撫之列以
圖苟安也緣係瀝陳下悃若仍咨請代
奏則必俟
硃批回杭開讀之後方能知會到臣原籍往返更遲爲

此冒昧繕摺專差家人齎
進臣於途次匍伏待
命臨奏不勝惶恐悚惕之至謹
奏
前許卿來京陛見以爲卿必知母康健無虞方有此奏
況兼情詞激切是以勉從所請豈料旬月間遽生變故
昨在都中若不爲大閱稽延數日即行旋浙猶或幾及
今令卿抱憾終身甚屬無謂果係國家要務不容緩待
爲人臣者義不兼顧亦分所當然乃平居暇豫偶緣一
時之見致誤卿大事朕心實爲不忍但冥默中百凡皆

有定數卿宜遵朕諭强飯抑哀以慰其靈可也

雍正七年八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今丁
憂給假臣李衛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於七月十五日以愚昧寸衷冐瀆
奏請方切悚惶今扶臣母之柩回籍至閏七月十七
日舟抵宿遷縣遇臣家人齎捧原奏摺匣到船臣
跪讀
硃批諭旨感泣涕零失聲長慟從來
君上之於臣子分誼相懸尊卑逈隔苟能通達下情即

皇考當年朕躬今日之所以獲蒙
已感深刻骨而
上天眷祐亦惟此不負人之一心耳
皇上於臣所不敢萌之念委曲體恤開導入微如天地
之於庶物無不欲其生成臣叩聆之下一字一淚
實覺無地自容至臣此番雖由黃河溯流以上適
當秋汛茲未發水波浪安恬帆檣平穩甫於閏七
月二十四日歸里正在具摺
奏謝間又准署河臣尹繼善咨會復奉
諭旨念臣扶櫬回籍即令河臣就於家中致祭以千古
未有之
特恩洊加無已豈臣母子所敢祗受者更不覺感媿悚

惕一時交集臣思尹繼善現在署理河務關係綦
重今歲仰邀
皇上福庇黃河安瀾而此時尚在秋汛之末保護必須
萬全且臣鄉居僻陋雨水未乾諸事尚難備辦不
敢輕舉
斟酌可謂協當
大典謹擬九月十三日在於墓次祗承
聖恩恭領
諭祭俾河臣得乘霜降水落之後順路察勘各工而臣
母得以沾被
寵榮直與江海同其深遠矣至臣仰沐

高厚總非言語所能形容何敢瞻顧私情再有瑣瀆俯
容上緊料理莝事完竣於九月內起程遵
旨赴浙至期另行具
題外所有感戴微忱合先陳
奏恭謝
天恩竝奏
硃批原摺照例呈繳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覽奏知卿業經扶櫬回籍深慰繫念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在京

陛見起程時蒙

皇上諭令傳

旨與江蘇正署二巡撫將江南各官養廉之數早爲核

定給發又傳

旨與署河道總督尹繼善諸事循照齊蘇勒成規不可

另出意見并營伍公費名糧陸續整頓軍器等緣

由臣悉遵

諭旨宣示諸臣託其清查錢糧一事亦將面奉

聖訓向總理各官逐一細述作臣等之意出示曉諭在
案至奉查福寧總兵顏光旿臣未見報不知已故
仍差人往閩確訪其居官辦事管兵訓練之處聲
此人殊屬可惜已降諭加恩矣
名俱好惟各營提取之公費糧雖經裁革而留存
未除者稍多該鎮回教無子身後甚覺可憫又臣
前奉
諭旨有可任封疆之用者無論資格具奏以聞欽此臣
初未得其人不敢輕率今回浙以來見按察使方
觀才識頗明辦事細緻於政治大體亦能諳曉惟
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蓋緣急於報效勇往直前未及
說到十分地位僅能行及五六分若再操練年餘

料度始終之故前諭果不謬否其矢志雖好但恐福量
言行相符似於封疆可用至新陞漕臣性桂蒙
稍淺薄耳
皇上問其可能勝任總漕強似張大有否臣以其向日
謹慎克勤於漕務或可相當冒昧
奏覆今見其料理地方之事居心雖好但識見卑瑣
主意游移毫無決斷於公務不敢擔當惟圖苟且
挨過與前行徑頗不相同或者福氣限量所致猶
憶
朕日力何如因卿薦揚
皇上曾於臣奏摺內在性桂名傍奉有庸材耳之
而伊又甚羨服卿之居心行事所以轉念而擢用之也
硃諭益服
然非貪饕負國之流於此一任試觀其效俟伊受事後
聖明早有洞鑒爲愚臣所萬萬不能想及者也至蔡仕

留心體訪奏聞

舢來歷亦當附摺陳明伊向爲主事時與臣同寅戸部忽受原任充發郎中席瑗銀四百兩願爲代出會清河倉差因臣從傍勸阻業已中止次日添銀一百仍復願往及啓奏時

聖祖以此處毋庸添差漢官事雖不行而銀已中飽及半臣因此薄其爲人後見伊在浙江糧道任內辦事尚屬明白臣仰遵

皇上公正不偏造就人材至意不以前事掩其所長時加教導伊亦自知過愆更改前非故爾委署藩司印務亦爲勉供厥職乃自陞任以來及署理巡撫

蔡仕舢原非大才亦因卿奏而始加陞擢然其心術尚不至差謬

所為殊多乖謬如觀風使衙門差頭周鼐先造款單嚇詐昌化縣監生章㘭千金止許六十兩不遂其欲勾通承差吳尚銓至縣聲稱差訪事件將款單遍行示人招搖設騙經該縣拏解正足見奮勉風力乃仕舢不發司府公審避嫌自行提到密訊止將吳尚銓責革亦未枷示痛處而發單之周鼐置之不問反將知縣記大過二次縣書許肇琮更加重責幾斃屬官通為不服又如捕役叅盜作姦各處通弊惟當嚴行追究痛加懲處今仕舢將通省捕役盡行革退另募承充則伊等置身事外更

可架賊害民而新募之人頭緒茫然豈能偵捕臣
據各屬紛紛具稟以爲遵照奉行實有不便因面
詢仕朏答以並無其事臣駭而問之臬司方覲據
稱現有署撫行令通飭各府縣并取革捕及募充
等遵依之牌在案而仕朏竟不知也細訪其故皆

故曰潔一己之身易防羣小之蔽難若非精神智力充

由諸事係伊一姪爲主頗關通管門家人及覲風

足而具有大公無我之懷天下事莫可爲也

使糧道衙門書辦人役欺朦作弊之所致再凡有
公事俱推諉因循以圖等待卸責如海塘危險已

海塘料物一事經朕批諭旋任後試問之

極料物全無臣言之諄諄遲久始肯兩次發銀四
千兩幾至貽誤乍浦滿洲水師營房從未過問至

今不曾完工甲兵搬移家口居住作何料理墻垣
門戶以上諸事臣同衆面囑數次全不計及又浙
省各縣倉穀有從前未曾買足者有新糶應行購
還者并補漕案內
題明貯銀待買之數甚多今年江浙兩省年景豐熟
正須及時預備分頭採買臣雖在浙屢言又途中
連次作字催促而看其遷延之狀恐致稽遲久之
不惟價長且民間穀已碾米無處購求爲
國家實心出力者應如是乎因尚無貪婪惡跡彰著
是以臣未卽具疏參劾謹密陳於

朕已悉矣本不欲大任之也
聖主之前再觀後效至於彭維新本念極欲報效而天
性狐疑遇事膠執謹於小而闇於大務所緩而忘
所急即如目前清查錢糧頭緒紛繁惟簡要則人
易從前經諸臣公議頒發易知單式查填歷年欠
數逐戶給與磨對虛實呈繳原屬清釐良法各處
已經刊刷填給乃因其中字句款式增添刪減朝
更夕改又不令將冊上欠數實填欲使各里民自
馬爾泰明體達川伊拉齊實心任事清察江蘇積欠卿
行開報不知一縣欠戶多者數十萬少亦數萬逐
亦受朕專委將其中要領詳細與二人言之伊等若能
門一單通省不可勝算每換一欠則紙張書寫追
透悉可保事必就緒
繳另給繁費難以計量而刁民豈肯盡將欠數自

爲據實報出仍有一番查追改換之事更多遲滯其他設施類皆如是承查各官所以掣肘而未能即行也況江蘇政務日不暇給而水陸城門舟輿往來時刻不絕今差人設簿出入盤問登塡呈報若原不親閱則徒滋煩擾倘必須日逐看過則緊要之事何限而勞精敝神於此豈大臣之所宜汲汲者哉臣非自以爲是好言人之過失亦非忌刻

況此三人皆卿之所薦奏其是非功過俱有干涉安得不言

三人有所仇怨任意毀譽誠以身受

皇上洪恩至深且重前奉

面諭不拘他省有所見聞據實陳奏今浙江係臣所轄

江南又有兼制責任封疆事鉅雖皆係署理非屬
久長但實見其未能擔荷重任設或改用他省大
吏必不能為

斷無此舉朕從前評論伊等之諭諒猶在卿耳內也

皇上分勞有負寄託至意用敢不避嫌怨冒昧直陳
聖明自有鑒察非臣所敢妄瀆也為此謹
奏

皆所當奏者

為奏
聞事竊臣聞得本年六月初三日有鹽梟多人在於
淮安府屬之清河縣離城二十四五里地名三

顆樹地方運私經過有該縣分汛把總劉應科
帶領兵目前赴擒捕被羣梟殺害城守營分防
兵丁姜必成一名打傷兵丁許奇一名剝衣逃
避兵丁董志祥一名該弁劉應科亦被梟徒將
繩鞭鐵流星打落所戴凉帽負傷引退梟衆一
人無獲此事有關地方臣旣經聞知合行恭摺
奏
聞謹
奏

有人奏聞此一事情形甚屬凶惡昨據尹繼善奏稱現

獲大夥鹽梟一起雖非此案正犯或可因以追究其踪
跡當悉心料理作何緝捕方不致令漏網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本年閏七月十七日臣於
批回摺匣內欽奉
發到奏摺一件係清河縣鹽梟拒捕傷兵緣由奉有
硃批臣遵查清河縣鹺務雖係兩淮鹽臣所轄臣有督
捕之責分當悉心料理緣此事起於六月初三在
臣聞訃丁憂之後營員曾有報文俱轉交江寧按
察使馬世烆查拏臣已差人各處訪緝近聞於沭

陽虹縣等處拏獲數人解交清河縣審究在梟徒
拒捕行徑彰著非同盜跡隱藏一時難得者可比
況此案原有首人在縣報出梟犯姓名兵役往拏
以致拒捕更可著落根究臣回任之時自當協同
嚴緝正犯夥黨置之重典不使得有漏網合先覆

好

奏并將奉到
硃批鈔摺恭繳再有密陳一事臣於三月內進京之前
曾因江寧省城屢見盜刦案件恐係回子及營兵
作匪有臣標添設巡鹽千總韓景琦原係回教勇
於出力拏賊密差帶同數人四散改裝緝探一時

未得正綫該弁先行旋浙留下巡兵在彼內有李奇向日曙曉六壬借賣卜爲名遇著一人名于璉者居住江寧本城亦知此技因起課熟識遂相往來其行蹤詭祕言語支離每露勾合之意而家道從容又非盜竊等輩李奇假與相好知其多在常州等處行教拳棒久而逗出情由始悉又以符咒

符咒尚屬無妨若借以煽惑多人則當究治何況更蓄別謀

燒灰吞服煉習神鎗據稱省中及蘇松常各地方黨羽甚多每月皆領僞餉二三四兩不等即浙閩亦有同類聲氣相通待有地方事端始敢乘機起釁凡邀至其家相見皆在四顧無人夾墻密室之

中而為首之人尚不肯說出臣聞訃回浙到署數
日後韓景琦將李奇密行帶來訴知臣憶從前未
仕之時往來蘇揚亦曾於舟中遇一米姓之人行
徑言語相同此係伊等巡弁兵役所不知者今所
是乃古今來每有之事齊民良愚依分即知穀之與稗
言頗與臣素聞相合當此太平盛世或有此等姦
何時何地無之惟賴汝等封疆大吏防姦於未然消患
徒妄萌歹心交結煽惑亦未可知但不得其正實
於未萌以俗目觀之似屬多事殊不知省却無限力救
形跡而畫來符咒據稱恐有遺失故為多添一畫
濟無數生靈俾凡地方上蓄不逞之心者聞風知警畏
在下使人用之不靈亦非確憑因復差韓景琦等
法斂迹不致蔓延遺害則所傷者甚少而所全者甚大
再往細探又恐二人鹵莽或喜功好事附會其說
也密行根究務悉隱微
關係匪細幷遣原任遊擊馬空北與之偕行指授

方法令其各自分路改換裝束更易姓名若遇蹤跡假意附入夥內知其底裏果有首惡確據卽當會同江南督撫提臣設法密拏要犯解散餘黨曉諭愚蒙安服衆心以靖地方倘屬影響無據之事臣自應加意留心亦不致於張皇宣露也緣此時尚係密探虛實未便行文江省各衙門特先附摺密行奏

聞謹

奏

所奏嘉是覽之卿之體國忠誠自蒙

上天
聖祖照鑒也勉之
同日又
奏為陳明寧邑海塘近日情形并動項備料搶護緣
由仰祈
睿鑒事竊照海寧一帶塘工關係江浙兩省六郡民生
利害務須先事預籌備料積土以應不時搶修之
需臣數年以來每歲幾次親往查勘逐段修築防
範預購料物準備不虞去春先將單薄低矮之處
加幫高濶夏秋潮大幸保無恙續後又於上冬

題明將各處一應修補改砌之工在今春及時興築
專令道員監督分委多官協辦在案乃於六月內
自京回任中途聞訃丁憂在浙候
旨之時始知近日海之中流又增出新漲暗沙一股激
起潮頭分爲三路合流夾攻直潑塘身以致念里
亭一帶最爲危險所有已題之工雖經陸續修築
間有隨坍隨補尚未完竣此外一切料物器具毫
無預備現在舊塘根脚刷深木樁無力石工多有
歪斜又值七月二十六七等日霪雨連綿雖當小
汛而坍卸銼裂接踵而見如遇大風暴雨潮勢洶

湧人力難施必致衝決下河各縣建瓴直瀉關係
匪輕維時署督撫二臣性桂蔡仕舢既不肯擔承
早發帑銀備料保固屢向面催始去會勘一次亦
無切實設施閏七月初旬臣將扶柩回籍正值大
汛勢在危急不得已飭行鹽驛道將庫貯每年酌
定準存公費十二萬五千兩之內臣任節省項下
之銀暫發一萬兩解於海寧縣庫交與杭嘉湖道
王斂福收掌署藩司方覲稽查以現價星飛買土
備料雇夫督率各工員晝夜防守隨時相視潮勢
緩急分別搶護堵禦如有不敷再於原款詳請續

發保過八月大汛另為從長計議臣起程之後復
留員弁在工令其不時將情形飛報今途中連次
接稟自七月念六日起至閏七月初四日止東西
二塘共坍矬三十三段計五百七十餘丈經該道
督同委員等支動所發銀兩鑲砌填堵加高加潤
搶修完工其望汛情形尚未據有報到臣現又疊
次發諭令王斂福加謹防護無致貽誤但潮勢若
何未可懸揣今歲即能保全將來亚費籌畫臣心
實切憂慮因彼時起程匆廹急於保護未及將發
銀備料搶修緣由

奏明理合具摺附陳

聖鑒俟臣回浙之日即當親行相度作何經久萬全之

法另議請

旨欽遵謹

奏

朕爲海塘一事時刻厪念乃卿所悉知者亦惟有竭盡

人工以仰籲

神力保護耳兹欲飭發內庫帑金十萬修建

海神祠廟一座以祈祐庇兆庶現命大學士議奏俟覆到

之日即交卿辦理也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今丁
憂給假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因東洋倭夷勾商夾帶違禁人貨出口曾
經先後
奏明密遣商人俞孝行醫生朱來章前往採聽先據
俞孝行在洋回禀當卽咨會署督撫性桂蔡仕舢
轉
奏在案今朱來章回棹於本月初六日至臣家面覆
伊到彼時夷人卽遣通事邀於樓上僻處細加盤

問內地拏究姦商及乍浦何故添設滿洲水師各
口岸嚴密之事備知
皇上聖德天威甚是恪恭震恐已將從前招去之張恒
暐等五人送出土庫交還中國商人此後不再勾
引容留因令番往販之船臣俱飭給坐名執照伊
等五人牌內所無商船未便擅自載回稟明請給
憑據即可旋浙其打造船隻探得彼地國王住居
京師將軍又在省城之東隔一海島名曰大板水
勢急溜欲載象渡過此島曾倣中國式樣造船後
聞內地查拏消息即行停止改用木簰紮筏而渡

惟密探得倭夷久有欲令薩摩島頭目窺伺臺灣之意目下尚無形跡此係朱來章借稱建醮出庫往見在彼居住之福建僧人全巖所聞者但未知其確實今朱來章已索其倭照一張帶回現已繳出適因署河臣尹繼善續到隨面同詢問無異其俞孝行亦於八月十二日回浙據稱現在夷人買換之銅仍照前數交易從容不敢短少其餘所言大概相同但未知性桂蔡仕舢作何盤詰具

奏俟臣回任日再當親加詢問酌量而行至江南查訪匪類之差員皆有稟到其所可蹤跡之于璉竟

有候選縣丞職銜因知事已洩露自覺悔罪欲來
投首據稱有前明遺孽假以爲名由竹山出洋在
於海中山島潛聚內地黨羽頗衆但臣歷來細訪
未聞影響恐屬張大其詞不足爲據今臣現在赴
浙途次自當查實辦理另行覆
奏又臣初年撫浙時有富陽縣署被刼一案旋經盤
住匪類數人供出盜首混名蠻王在逃未獲而夥
盜形跡可疑未得眞確咨部候緝蠻王到案質究
一面密差弁員捕役四處躧緝閏七月內於乍浦
地方拏有積盜張興據供即係蠻王又號黃魚大

王現在弔同夥盜質審虛實定擬具
題今據中軍副將吳進義稟稱富陽縣署又於八月
初一夜被賊挖洞入內竊去衣服銀兩等情查官
署重地前案盜未全獲今又失竊殊屬疎忽容臣
回任之日嚴加勒拏核實查參合併附摺陳明謹
奏
據奏辦理各件俱有頭緒嘉悅覽焉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爲祇承

聖訓恭繳
硃批事本年十月十九日臣於武闈出場適前差齎摺
家人自京捧回
批發原奏摺一匣到杭臣隨叩頭啓視跪誦
諭旨敬謹祗承又蒙
皇上密發署布政使程元章奏摺鈔稿下詢到臣仰見
聖恩待臣格外深厚無事不推誠指示將摺奏隱情得
令與聞臣感激無地何敢稍有宣露伏查程元章
人品端方居官勤慎
聖明簡任極爲得當目今授事不久從前未曾做過地

方官北人醇樸於南省吏治繁鉅書役狡猾之處
尚未熟練然每事虛衷立志要作好官臣自當同
心協力商酌開導共期辦理公事以副
睿懷所有欽奉
硃批原摺幷奉
發鈔稿一件照例恭繳再臣給假往回時陸續奉有
諭旨交發議覆各事件緣十月初二日回署受事即值
武科考試外場入闈又兼離任七月有餘督撫鹽
三衙門署任內剩下各種案件及江南捕務海塘
清查等項皆須接手考核釐剔頭緒是以

奏覆稍稽伏乞

覽

聖慈垂宥至江南匪類一事現在設法辦理稍有眉目

俟核實確據再爲奏

聞謹

奏

江南匪類一事頃據該督范時繹奏稱業經捕獲正犯數名則拔樹尋根此案諒不難於淸結隨又嚴旨飭令加意督緝矣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奏事竊臣奉
旨給假在籍接准內閣來字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上諭科臣顧祖鎮條陳果否可行爾等可鈔錄寄與總
督李衛令其密議具摺回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并鈔發原摺一件准此該臣看得科臣顧
祖鎮所奏掛名書役窩盜一事蒙
皇上特諭交臣密議或以臣於盜情案件畧會留意敢
不悉心詳酌據實上陳伏查盜必有窩而窩盜之
輩實繁有徒雖未必無掛名書役在其中但以此

輩之應充皆爲窩盜而設臣竊以爲尚未盡然大抵盜賊巨窩莫如府州縣之刑書捕役伊等專管盜情熟知線索書仗捕爲爪牙捕靠書爲墻壁改串供詞移換情節買盜歸案如作生涯朦朧本官高下其手論大股以分贓得月規而豢賊行之既久視爲固然更有犯事革退之捕既無拏盜之責又乏養家之貲現捕皆通聲氣舊賊聽其指揮彼此聯結狼狽作姦爲害尤甚再如不肖武舉武生自知弓馬文字之劣上進無心又恃有護符結交書捕盜賊因其稍有聲勢投拜門下倚爲長城平

時以賦物貢獻有事則共爲庇匿更有破落鄉紳子弟無事可爲日與下流往來呼兄喚弟情好益密每每窩盜在家分肥入已因其世家大族親戚故舊體面猶存地方官不免稍存姑息刑書捕役又利其所有任聽指使遂爾日漸鴟張肆無忌憚又屯衛雜於有司之間縣因隔屬稽查責任未免較輕窮丁欠糧無措常有窩頓通賊以冀餬口者頗多以上諸色人等雖未必人人皆是處處相同然約畧而言窩盜之人已不外乎此輩若夫掛名書役各衙門不乏其人就中分別亦有幾等如北

方身家殷實田地頗多惟恐受欺侮而託身在官
每季出費納班以遮門戶者此等人不惟不敢窩
盜亦未嘗有所妄爲若南方疲敝小邑及冷曹閒
署吏役無人肯當尚須著落鄉保舉報派充百計
求退而不能者此外下流或藉城社之名而包攬
錢糧詞訟出入衙門料理公事以及把持渡口埠
頭行市庇賭窩娼等事誠如科臣顧祖鎮所指臣
自外任以來屢經飭查禁革尤須平時留心稽考
有犯必懲但云掛名書役悉令歸農之後盜賊卽
無藏身之處則尚未爲確論耳再科臣奏稱照額

設之數每名止許添一人幫辦一正一副可不誤
公等語臣查書役承管事務各有繁簡不同事少
者不必添人卽一名亦可無誤其事繁者卽一房
十餘人尚爲不足若欲盡行裁去將徒有禁革之
虛名而無實在奉行之成效况此輩傭書之人非
比正身經承尚有輪班更換之期伊等終年在署
繕寫辦事希圖工食養家而已實亦無暇出外窩
盜不法惟在該管官及上司嚴加稽查不使稍有
作姦犯科則吏役自知守法而諸弊不至叢生矣
臣淺陋之見未必有當謹據實具摺密行

奏覆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所議甚屬透徹條陳係不達時務之論洵不可行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臣奉

旨給假在籍之日准署浙江督臣性桂移送內閣行文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御史龔健颺所奏著鈔寫分發與總督鄂爾泰田

文鏡李衛巡撫尹繼善署巡撫費金吾謝旻令其各
抒所見確議具奏朕又思邇來八旗於叅領佐領外
添設副叅領副佐領辦理旗下事務甚有裨益至於
各省州縣事務實爲繁多或於知州知縣亦添設一
官爲副地方如有查勘工程檢驗命案等事州縣一
人不能分身兼顧者添設一人協同辦理亦不致躭
延遲誤而州縣官陞遷離任之時有平日同事熟習
之員接辦亦似有益但兩人同爲一官或因事無專
責互相推諉或因意見不合彼此爭執轉致事務稽
遲卽如從前宜兆熊劉師恕之在直隸於公事甚屬

無益今添設州縣副員是否可行有無裨益之處亦著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尹繼善費金吾謝旻各抒所見一併議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併鈔發原奏摺一件等因到臣准此該臣看得御史龔健颺指陳各條以州縣事繁欲倣漢制分設鄉官其論雖有援据但官制之設歷代異宜而民情誠僞亦閱世而屢變故有可行之於古而未便施之於今者臣請得而詳陳之如引論語先有司之說以爲邑宰之下尚有協理之有司夫今之知州以下有州同州判吏目知縣以下有縣

丞主簿典史又巡檢司緝捕驛丞主郵傳敎諭訓
導典文學何嘗非有司乎因其不能分任而但知
營私故禁其受詞理事專令盡本分之職掌而已
今設本地之鄉官豈能盡保其賢於佐雜乎又如
所引漢制其三老即今所設之鄉約耆民也嗇夫
即今之保正里書也游徼即今之民壯捕快也在
昔爲官在今爲民定制既久不可强而更也再該
御史奏內反覆申言差役之擾民故欲設鄉官以
救其弊但將一切錢糧盜案賭博保甲詞訟等事
盡責成於鄉官之贊理豈鄉官竟可不用一人不

差一役以一手一足之力晝夜奔馳逐事料理而
錢糧無不淸之尾欠地方無漏網之穿窬訟源淸
而官無塵牘賭盜絶而比戸可封乎臣愚以爲龔
健颺所奏僅拘泥於紙上之古制而不審察於時
務之機宜應否無庸置議
聖明自有鑒照至臣恭繹
諭旨以八旗添設副叅領佐領協辦旗務甚有裨益知
州知縣亦循此例添設一官爲副將是否可行有
無裨益之處亦令臣等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因時制宜凡事欲求盡善無弊之至意夫繁劇之

地州縣一身不能兼顧得人協理自必有益臣愚
昧之見竊以旗下事務各有規矩準繩又兼
聖明在上不時就近教導自可遵循無誤而地方民情
隨事變遷且離省遠近獨處一方難以槩論在兩
官之材力意見恐未能相同而居心之公私險直
亦不畫一求其以公事為重無分彼此同心協力
者自然大有利於地方但恐不能多得倘稍有參
差不相上下各懷忌刻或為衙役人民從中煽惑
交搆則推諉爭執稽遲事務之弊即不能免
聖明睿照洞徹無遺毋庸臣之再為縷陳目前

簡發試用人員已蒙
皇上飭令分於司道等衙門學習政務實爲造就人才
之良法臣愚以爲地僻事簡之小州縣缺原不須
再爲添員而一府之中繁劇大州縣以及衝衢中
邑無過數處直省督撫先曾遵
旨查明分晰報部有案仰請
皇上於候補候選人員內每省除已經揀選發給外再
量加幾員到省之日酌分各知府平日令其教習
吏治事務如遇某縣有錢糧徵比繁多修築重大
工程以及疑難案件難結關訊鄰縣盜供出境會

審等事本管州縣不能分身兼理者知府一面詳明上司一面專委該員派定某事幾件前往辦理事竣仍回府城不必以何員拘定某縣則伊等於所委事件既有專責自不敢有所旁卸而又非派定此縣之官則於正員可無嫌疑互搆之心於本邑人民亦可免趨承煽惑之弊俟其辦理事件果能盡心稱職一二年後遇有各縣缺出量才委署試用照例一載滿日

題請實授倘學習仍然不能勝任咨部掣回原籍科目改作教官別途另用佐貳其無才可取者原品

休致若有營私乖張不時糾叅此等人員仍照例
按其職銜支領俸銀遇有差委之時量給養廉以
資盤費則劇邑事務協理有人而各員亦能逐漸
熟練矣再試用人員臣曾於雍正五年六月間附
摺陳
奏請倣古時幕僚之職效用俟到日未用之先派發
各衙門辦理幕務使之熟悉民情練習吏事再加
酌量委署掌
皇上硃批分發之說甚善欽此今之不敢一竝復申前
議者誠恐此等候補之官既經揀發皆以身入仕

途即與現任職官無異多不肯甘心代人辦事此
後若有情願入幕協辦吏治者或可聽從其便亦
行酌量分發於
恩賞俸銀之外令州縣官再爲些須幫給衣食彼此均
屬有益是否得當合併聲明臣愚陋淺識無以仰
贊
高深緣
皇上開誠布公下詢芻蕘用敢冒昧瀆
奏伏乞
聖恩鑒宥謹

奏

諭奏處大率與田文鏡意見相同鄂爾泰等亦僉云毋庸置議至於試用人員前經有旨令分發司道處學習似甚協當入幕之說亦可不必矣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照浙江海塘潮汐靡常屢費

聖心籌畫每年動帑興修諄諄

訓諭臣等以虔敬

神祇竭誠感格之道本年九月間復奉

特恩發帑十萬兩興建
海神廟宇此誠
皇上懷柔百神爲民錫福萬古未有之
盛典臣以廟工首重基址於赴浙未抵任時兼程先
往乍浦沿塘看視至海寧縣親自各處相度查有
海寧所舊日基地久已空閒居縣城內正東承生
方之旺氣建立廟址實屬相宜但方圓不及十畝
規制未能宏敞據所傍居住紳民僉同環籲咸稱
聖天子爲浙西億萬生民施
恩祈福伊等感深刻骨各願將舊房基地零星屋宇領

價別遷以擴廟址踴躍歡呼如出一口臣見其情
詞懇切俯順輿情照時給價內有賃租之人搬移
者另爲賞賚幫助通共動銀三千七百九十餘兩
連前選用之所基約將四十畝又緣海洋
神祇之中
天妃爲最除各項門廡房廊屋舍外大殿自應列祀
司海諸神又須後面寢宮并風伯雨師壇宇其
天妃閣竝當另爲創建壯麗是以地基尚覺未敷續
後再行設法充拓惟是工程甚鉅動用錢糧較闊
里

文廟已至過半其規模制度不比尋常料估經營必
求美善雖將殿宇層次間架畧為摹擬繪一草圖
但平日營造無過小房窄室大工實未諳練不敢
輕率進
呈今訪有紹興人張爾昭曾充工部書辦閱歴年久
現在曲阜估計已竣隨經差員齎文赴東調取到
日再為悉心籌畫另繪正圖竝將應列祀典諸神
恭請
欽定遵行至於鳩工庀材採辦監督必得幹員駐劄工
所專司其事今浙省各道俱有本任重務難於逐

日在工至臣特蒙
聖恩專交辦理自應盡心竭力督催辦理然以一身兼
管督撫鹽榷又有江南各務亦難於在工事事親
歷倘耳目心思稍有未到卽無以仰副
皇上敬神恤民之至意故於九月初一日在原籍接奉
硃批奏摺時知有興建大工之舉不待回任卽預爲留
心籌畫因憶有原任萊州府王坦昔爲工部郎中
時凡任內一切經手銷算皆親身考求從不假手
胥役頗有勤幹之名後聞其於萊州任內以庸懦
叅革臣不知其在萊居官如何而其平素諳練留

心工程則所深悉遂於徐州就近遣人前去令其
於詿累案件完結交代明白後卽行來浙有公事
面諭令該員於本月初旬到杭據云府任各屬俱
經出結淸楚問以廟工事宜井井皆有條理今雖
仍已回籍若調來委令在工監督必有裨益但恐
止伊一人尚未必能周到查原任布政使張适屢
蒙
聖恩超擢重任而自以負性不職兩次獲罪
皇上念其舊臣子孫尚加憐憫破格寬宥現今管束在
籍彼已出於望外臣又何敢瀆陳但其人聰明警

策年力方壯此等繁鉅之事正當使之出力以贖
前愆臣仰懇
皇上洪恩或可發此二人到浙俾令常川在工效用協
同辦理監督營造臣與觀風使蔡仕舢仍當不時
親身稽察如有推諉怠忽立即嚴參蓋
欽工重大如山東已蒙
皇上特遣京員而浙江專委於臣則其信託責任更為
綦重臣何敢避嫌而不舉所知以為幫助又安肯
稍徇親友私情致誤
國家公務自取罪戾也倘臣所請未協懇祈

皇上於內府簡派一二員諳練鉅工者來浙監督總理
更爲有益臣因工程浩大冒昧瀆陳恭請
聖鑒指示遵照奉行爲此謹
奏
籌畫斯事殊屬妥協之至思及王坦張适二人可謂善
能搜羅所舉適當已有旨諭部矣但只許伊等監督工
程勿使干與地方諸務此諭更莫令其知聞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爲奏明拏獲姦匪情形請

旨差審結案事竊臣前因江寧省城正月間屢有盜刦
之事曾差千總韓景琦前往訪緝有上元縣監生
于璉與帶去留緝兵目李奇因起六壬數熟識逗
露有謀爲不軌之徒以符咒惑人各處煽誘江常
鎮蘇松等屬以及浙閩皆有聲氣相通臣於
陛見回時據該弁密稟此情隨差韓景琦及原任遊擊
馬空北復往密訪確實逐漸開導于璉許其自首
免罪止據繳出符籙一紙而首從姓名尚未吐實
臣已將復差往查各緣由於八月十一日先行
奏明迨臣營葬完竣回任途中卽與江蘇撫臣尹繼

善按察使馬世烆密言其事隨又遵
旨留心根究于璉始據開出甘鳳池周崑來等十餘人
姓名并供皆係其師張雲如爲之指引交結前之
符籙卽雲如所授詢其各犯行徑則稱甘鳳池煉
氣粗勁武藝高強各處聞名聲氣頗廣張雲如以
相命坐功文武筆籙邪術符法收授門徒甚多等
語臣思此二人既有煉成工夫不畏刑法難得確
供未可輕舉妄動隨一面訪尋甘鳳池託言臣子
欲學弓力武藝將其父子再三設法羅致署中徐
圖逐漸盤詰一面分行飭拏匪犯去後陸續據有

張雲如不知係何籍貫其姓
名頗與辰沅靖道王柔所獲匪犯供內天師之叔相似
察果係江西當嚴究者

各屬解到逐一確訊內如張以思等游手好閒曾經竊刦棍徒此案未有不軌情節者當即按以所犯輕重發落取保安插其餘或供出或首報有所干涉要犯收禁管押臣親加盤問甘鳳池先止據將少年無知曾於一念和尚事內有名夾訊兩次經馬逸姿開脫之處直認不諱此外槪不吐露臣因將其父子隔別分開以好言安慰套問伊子甘述使其高興誇耀不覺將伊父平日實情及同類相好之人姓名行徑大槪說出臣隨以之攙入別

如此爲國家殫心竭力研詰姦謀斷無有不蒙

犯游移供詞之內與鳳池觀看伊見正情畢露認

上天鑒佑之理
爲同夥所吐始聳然驚懼叩頭乞哀願以自首求
贖悉將江寧之周崑來名璕自稱明朝周王之後
張曉夫名天球與之同志兩人名字皆寓有尋王
求王之意夏林生在河南固始縣賣花生理往來
誘人會言本城內有周姓富家門下結交推盤手
車子人皆受其約束素有大志今年九月間遇見
夏林生還是說這樣話欲邀前往共事到了鎮江
因此間呼喚故爾回來又安慶有算命之浙江人
蔡翳子說數年後要舉事算來是明秋尚有許多
卿於朕前有何不敢述之語摘其大畧
狂悖之言臣不敢盡述常州有陸劍門會天文六

另摺錄奏以聞可也

王奇門知兵法鎮江有旗下潘朝輔向賣私鹽有大志結交往來過客平湖有陸同菴自言徧天下凡才能學問之人俱會過終日往來各處看形勢謀爲不軌通州沙上當年聞得有一陳千歲係海賊等語大概供出在案隨即分行密提并差拏陸同菴陸劍門等到官與先後獲解各犯止令彼此隔別質供尚未動用大刑察據所言各有情節非係一起如在常州者則係陸劍門新於松江提臣

干求提鎮爲入幕之賓寧曰無心

柏之藩處作幕以性情未合辭歸從前自負有才求名不遂輒萌鬱勃之志徧遊南北十省所交皆

無賴匪人如濟寧溧陽二叛案內逆犯宋南朝馮
衡南包六痴皆其相與康熙五十三年在京遇平
湖貢生陸同菴即告以陝西有賈姓舉事雲南人
呂宋山島前明苗裔之
張殿臣爲輔幷海外相近呂宋山島內有朱家苗
眞僞有無極當確切鞫訊前歲因西洋來人密奏及此
裔力勸同菴入夥五十六年又同假中書王臣御
隨命閩粵大吏加意訪察僉云子虛斯事當年
史畢文襄至伊家投妄書援以兵部尚書浙江總
聖祖亦曾垂意今據供審究自不待言即此案不得實耗
督之職令其預備接應據同菴俱供不諱惟稱書
將來仍宜另行設法採訪
已燒燬親筆寫出陸劍門亦認曾受兵備軍儲御
史官衡書內僞號係東明龍飛六年乙未十一月
而投書者則供爲閩人高晴主僕其陸同菴經臣

親訊細察狀貌語言并所訪平日作為竟是因思
想異謀日久遂成顛魔一般終年辛苦寢食在船
往蘇松各處看視河路地勢於崑山買有小友堂
花園教習徒衆黨羽為事不甚歸家其奴僕并所
畜猫犬就本人姓氏毛片黑白呼為老爺轉自稱
為相公其他怪誕不經甚多況所指海上謖語偽
書乃康熙五十三年六年之事至今久無影響其
大詐若愚其初供情狀安足為準包藏禍心待時方舉
因無隙可乘以怪誕自晦亦未可知
為荒謬無憑可知而仍於詰訊之時猶稱一国天
下胷中疑團未釋并有推服逆惡呂留良學問之
言則其狂悖無忌同於曾靜張熙一流臣不勝髮

指然未敢以妄言視之已差赴常州嚴拏王臣畢
提齊之日一一詳察
文襄並密咨閩滇二省訪緝高晴張殿臣解浙此
陸劍門等一起之情節應俟提到王臣等質訊者
也其在無錫者則生員范龍友素不守法教習拳
棒結交匪類頗衆雍正五年間因其徒姦淫事發
被縣查拏各處逃遁見醫人李九徵之女欲謀為
妾哄以大事成時封為守備女更榮貴等語現在
不曾嫁人而李九徵貧困無聊亦遂揑造海內四
方山有朱姓聚集遺劉尚文聘人之詞互相誆賺
龍友信以為實急圖就聘給與銀兩夥同舉人華

介綏及金甸南華希渭等逼迫九徵同往乍浦尋
訪劉尚文通海九徵無可奈何遂挽閩人劉天利
先至乍浦碗店住下改姓名爲張五觀九徵同龍
友等到乍向其訪問告以劉尚文暴病身故龍友
廢然而返近又改易姓名爲張貞一與陸劍門甘
鳳池等往來設壇扶乩到處哄人蹤跡詭祕且現
所謂方以類聚確係黨匪無疑萬勿疎畧視之
設有僻處空房一所正在聚集煉法即被訪拏此
范龍友等一起之情節經朱惠文首明三面質供
相同者也其在蘇州者則布坊砑匠欒爾集爲首
於九月初七日糾合段秀卿等共二十一人拜把

結盟祀神飲酒經蘇州營外委把總蕭成勳巡夜
拏獲得銀賄放爾集等反至包頭錢裕遠家詐死
打降裕遠首衙用銀一兩未報經臣訪拏提審蕭
成勳等各認不諱追起盟單驗訊雖尚無歃血等
情但欒爾集之叔欒晉公於雍正元年同徐樂也
糾聚砑匠黨衆拜把約會欲於五月五日放火刦
庫奪船下海有吳景凡知風出首該地方官止將
現拏同謀之人處死數名其首犯二人在逃至今
未獲今爾集又復爲首邀衆結盟誠恐再蹈前轍
難以輕縱其聽從之段秀卿等堅稱異鄉在外止

圖疾病扶持別無爲匪之情臣查蘇州以砑布爲業者皆係外來單身游民從前數有七八千餘其中刦竊賭博無所不爲向因大盜奚貴卿暗中蠱惑欲乘機作孽今貴卿被拏夥黨散逸多於此中藏身目前砑匠又增出二千多人若加深求恐轉

所論雖當俟此案完結後徐徐設法安頓妥帖方是不可以其難處而因循置之至時應作何料理奏聞請旨然後措施

驚惶不安或生事端且其中亦有未曾爲匪藉以餬口姦良不一臣擬此案各犯從重枷責發落後將首棍欒爾集監禁比追伊叔欒晉公到案擬罪另結其餘各犯交與包頭保家取結管束但閶關外一帶地方遼濶各匠數盈萬餘必須酌調設官

是

彈壓專司統率立法稽查庶杜釀患此欒爾集一
起之情節臣當與江蘇撫臣尹繼善酌量歸結另
行條議可也其在嘉定者則有王朝亦係砑匠供
出南翔鎮監生姚秉忠招人散餉每季給銀七兩
二錢指稱海上領來有事跟隨聽用等情經臣咨
移蘇撫竝差員拏獲訊係姚秉忠爲富不仁專作
包娼雞姦幼童等事因而豢養無賴重給資財以
爲打降濟惡之人雖每季發銀之數各供相同而
通海爲匪之事則無確據此姚秉忠一起之情節
現在各自照律分別定擬可也以上諸起雖皆分

頭做事而甘鳳池頗曉天文兵法因其自負本領人人欲得以爲將帥無不與之邀結往來奈鳳池蒼猾異常止皆虛諾彼此通聲總未實在插入推其不肯出首之情則無論何人有事卽將助惡爲虐可知當此

堯天舜日之下雖斷無小醜跳梁而一班魑魅公然揑造不根之詞互相煽惑臣身任封疆之責敢不防於未萌絕其根株至於江寧各犯緣臣訪聞張雲如曾以坐功爲督臣范時繹邀至署中相待頗優而臬司馬世烆之子亦曾向其學習筆籙稱之爲

師恐二臣因此小節迴護隨作札馬世烆令其將
張雲如借稱相面課命名目給送來浙并曉以公
事爲重當據實辦理諒可相信於平素決不致有
干礙又面會密囑其家人禀伊主轉達范時繹開
心見誠切勿稍分彼此後於十一月十九日據馬
世烆禀覆張雲如聞其能於筆籙去年未署浙臬
之先邀來寓中一會卽總督衙門內亦曾喚至署
中察看因未露犯法實據尚未究治今勸之不肯
赴浙業已拘獲并同副將張玉金差員馬空北親
至伊寓搜查往來筆札內多大有關係現在檢查

遣人伴送其周崑來賀任弘已經拏到派員押解
并據開有與張雲如帖子往來之人五十餘名又
據馬空北稟同前情及單開稱有江寧駐防旗員
佛插本姓阿係蘇努門下人又赫者庫本姓佟俱

二人當嚴行查究旗員越分妄交此風尤不宜令其滋長

與雲如相交經臬司查出等語而馬世炌稟內未
曾將此二人說及臣隨飛札該司詢其字跡是何
大有關係并旗員實在根由將張雲如速行解浙
質審其字帖有名之人若止係無知被誘非屬同
謀未可概拘株連復照此寫字飛知范時繹尹繼
善去後正在日夕盼望江寧將已獲各犯速行解

浙早爲質審定案乃據稱先已伴送之張雲如并
報解周崑來等久不見到候至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差官帶去作眼之李奇于璉二人回杭隨又面
訊其從前出首情節據于璉供稱今春原係賀任
弘指引雲如收爲門生傳授煉鎗符呪因告以欲
捐縣丞職銜勸我不必別尋功名當輔助海中眞
主爲用且細講推背圖中悖謬之語令其誘人皈
依又現給親筆手書一封薦與揚州鹽商程漢瞻
當卽在南京繳出復據李奇口稱奉差到寧同于
璉領見張雲如亦肯收錄門下傳符二道煉習天

皇功法又薦與胡愷公許其後日大富貴同在于
璉家吃飯尚有黨徒李尊彝圓實和尚跟隨比較
武藝親口說出許多悖天逆理的話隨又詰問一
人何故先回之處據稱張雲如邀在司署及搜查
之時不容千總陸彪與小的們同差去之人在彼
看見聞得內有犯法字跡一大箱令已抽換且副
將張玉金未肯即拏胡愷公父子先著宋千總告
知寓處寺僧四五天後方去搜獲以致伊子偷走
其冊簿放銀憑據自然銷燬更將有眼和尚換為
瞽目僧人所拏聶文九二子其大兒現為驛鹽道

書辦反將次子作抵并以年幼之三男換為次子偏拏無辜許多拖累即二旗下人有無在內身等不知且馬遊擊每日至院司署內說至半夜方出故為揚言恐嚇于璉令其逃走久住無益等語臣聞之不勝驚愕以為必無之事遂將二人嚴押質審間忽於次早據馬世烆差家人趕到投稟內稱此案人犯其中似有輾轉仇扳即其實據亦聞有故意裝點者請再細加察訪等語與十日前投到稟內所稱親搜雲如往來筆札內多大有關係之語迥異且果稱有一僧瞽目又年幼四人先行保

斯事大奇朕以為范時繹接奉前次嚴諭業將獲犯解送浙省矣豈知尚爾延挺然何妨乎有范時繹馬世烆在不慮張雲如逃亡天外俟欽差到後查馬世烆果為匪類有隱飾形迹即一面拏問一面題参

釋等語細查皆非臣指名行提之犯何得借以與
雲如往來槩拘牽混以爲掩飾又稟內將所解周
崑來等竝不開出移那幾名已發存留何人使臣
不知張雲如有無起解乘此空隙未識作何先行
誑奏以占地步
聖明在上必能洞察隱情更可駭者如揚州商人程漢
瞻於此案干涉有據是以咨會尹繼善并差員往
提及接到撫臣回札云總督處已有行提於先二
日前卽赴南京等語臣所差去之員亦回至杭州
鈔有揚州奉到臬司牌開程漢瞻現在投到行知

之稿稟同前情臣查督臣范時繹行府飭提之檄
於十七日戌時到揚而臬司於十八日即行牌稱
斯事不止於奇且更怪矣俟范時繹繳回批諭原摺發
已投到事關機密該犯何由先曉即稱現在南京
來卿看始知朕頗有先見之明也
焉得聞信知其拏彼預期即投則從前徧傳該商
拜過督臣門生及各地方大員即
欽差處俱能聲氣相通洵不誣矣若云盡係出首之人
粧點在他事或者有之而謀爲不軌重情誰肯一
此固不待言者
誘即認諒伊等愚不至此即據該司自稱親搜筆
札大有關係則又何人粧點豈非前後背謬乎是
案臣尚未得親審各要犯何敢遽信以爲切實而

況督臣范時繹臬司馬世烆皆世受
國恩斷不肯與匪犯知情故縱通同徇庇臣可以身
但一一指名移文向范時繹索取焉敢不行交付
家保之但迴護從前曾與張雲如誤相交接之小
愆竟不顧匪類漏網為害之大端將稟內已稱伴
送之張雲如忽而擅自留下要犯遲疑不解是誠
何心種種形跡大為可疑在臣居心粗魯頗知大
義從不忌刻共事之人即今夏
陛見計十有九日竝未一言及於范時繹之短處
聖心自所洞照今因公事掣肘至此不得不據實直陳
況此等事行文所至省分多慮失察之咎易於招

尤臣雖不敢顧避嫌怨但今後卽自行審出實情
在伊等必以爲臣煅煉成招好事邀功委屬承當
是
不起懇祈
皇上將各匪類所犯本案
簡派公正廉明大臣來南逐一審訊分别定議完結庶
信讞可成涇渭立分矣爲此具摺請
旨謹
奏
此種匪類行藏詭祕習尚乖張暗懷幸災樂禍之心敢
作逆理亂常之事關繫國家隱憂凡守封疆者咸肯除

殘去穢杜漸防微則姦徒自各斂迹何致釀成大患其
有功於
社稷蒼生也多矣無如訓之諄諄聽之藐藐内外大臣如
卿領會朕旨者無幾卿能矢志堅定勇於奉公朕深嘉
而樂與有批示各省督撫之諭可證俟繳到時一一發
卿觀看以表見朕意卿於此案勞績甚鉅報國之誠
天
祖早鑒之矣勉力辦理勿緣無知妄論而稍爲疑慮范時
繹及馬世烆種種情形殊堪驚訝范時繹原係庸流以
其才短或不敢肆欺膽小必怯於妄作家豐可以砥礪

操守族大定應顧惜門第念及此而將就委任者今將
其奏摺并朕批諭發卿密觀即知朕所以用伊伊所以
被用之故也他且莫論現今督撫中除鄂爾泰田文鏡
外試舉能勝兩江之任者為誰總不得人奈何奈何昨
又據范時繹奏聞浙省各捕匪犯摺內有拏無實據良
善自危等語經朕逐段批飭嚴加呵責俟後一併發浙
朕洞燭機先之處卿自備悉該案內拖累各犯大抵皆
係遊蕩頑民豈有安分良善無故株連之理原屬不足
憫惜況非經質對涇渭曷由而分於此寧容瞻前顧後
耶據卿奏請簡派大臣南來審訊此等重案發端自卿

若竟一人始終其事不特棘手兼亦難服衆心但在廷諸臣中無可專委之人再四躊躕酌派一本心純正者更命性桂同赴浙省會卿訊鞫密諭伊等第膺承審之名而已卿萬勿推卸以了結此事至於馬世烆更堪駭愕伊乃誠親王門下所屬馬雲霄之姪也本身既犯過愆且係年羹堯犬馬二案俱予赦宥復從而棄瑕擢用不能致身圖報已屬無良設更回邪欺徇則辜恩背德莫此爲甚冥默之誅何由獲免卿試觀之朕生平立心寧人負我誓不負人事事惟仗

天而行凡負朕者未見漏脫一二報應毫髮不爽思之凜

然可畏只知畏

天而不畏人誠爲處世良方卿當法之人何能爲無庸介

意對

天不愧之事黽勉力行其效實有譬喻算數所不能悉者

諭不盡意卿其領悉

差來部臣命於新正初旬以內起程前往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爲奏懇

聖恩鑒察事竊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准部咨欽奉

諭旨浙江按察使方覲陞任西安布政使以安徽按察
使劉柟調補浙江仰惟
皇上因材器使簡用藩臬大員臣又何敢再有瀆陳惟
是浙江錢穀刑名案件繁多倍於西北諸省久蒙
聖明洞照全在藩臬得人駕輕就熟方資指臂之助今
藩司程元章端方勤慎立志要作好官臣前經備
悉
奏明但生長中州南省吏治民風不能一時熟諳未
免於難事費力目今臣現在幫其辦理而新調臬
司劉柟又係北方直人將來到任之初亦須逐漸

練習臣一身外實無相助爲理之人固不敢自辭其勞而一日工夫精神則有分限在本省各衙門以及遥制江蘇捕務皆須逐一親身辦理何敢稍閒如下江清查錢糧稽察塘工等項不能分頭照應間其多有未甚妥協之處致廑

聖懷臣心每抱不安未嘗暫釋且臣觀方覲爲人明白細緻於南方案牘繁多吏書狡猾之處經理正屬相宜而體質頗弱時常多病西安邊方事鉅似孫國璽強幹材具辦之更爲直截了當臣愚昧之見可否仰懇

聖恩以孫國璽調補西安程元章用於山東方觀留在
浙江庶各員南北風土人情旣各便習而臣亦得
稍分心力省出工夫於下江錢糧松郡海塘等事
悉心辦理共相整飭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矣緣臣受
恩深重愚衷苟有所見不敢不冒昧直陳
聖明自有乾斷非臣管窺所敢參預也再浙省道員俱
有兌漕掣鹽海塘戰船各項要務一時無可委署
之人而方觀目前有恙尚未全愈臣前已飛咨安
徽撫臣魏廷珍速飭劉柟到任與方觀交代赴陜

方觀速令赴陜毋遲正值辦理軍需之際督撫二臣才
具皆非素諳藩司爲錢糧總滙最關緊要諭伊兼程前
往可也

臬司事件

何須交代

合并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方覲孫國璽皆朕斟酌人地而用不得已之舉也豈可
復行更調劉枏則係慮其不及命卿試看者於伊到任
後觀其居心辦事具摺陳明俟再斟酌至於程元章朕
可保心術端正大本不謬其餘吏治不難練習意欲命
伊巡撫安徽所遺員缺卿妥擬一人奏聞

同日又

奏爲再陳匪案近日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二日已將訪獲江南不軌姦徒
大槩并有其中掣肘下情具摺
奏明初三日據江寧按察使馬世烆將前次催提之
周崑來等八名解浙其要犯張雲如程漢瞻胡愷
公等仍然留下臣將各犯隔別質問據周崑來供
原籍河南商邱人久住江寧本姓朱雖稱非係明
代宗室已將曾在一念和尚案內同已正法之逆
犯葉伯玉往蘇州見過僞朱三又名王士元即江
湖老人白似雪暫認叔姪事後再敘支派並與另
案充發叫化孟嘗君王子丕相好莫逆之處俱自

認不諱其解到八犯中止令質證亦未動刑已俱
供出張雲如以邪術誘騙多人投拜門徒口出不
軌之言明年可以出頭的話是實至雲如至今未
到無從質訊差員飛催去後乃馬世烆接到臣前
次駁問緣由於初九日又差家人投稟其有眼和
尚換為瞽目僧人一條已據自認書田原非瞽目
乃係錯塡夫匪犯關係重大是否無目一望而知
何至舛錯如此情弊自明其抽換張雲如字札一
條據將札帖雜字二封呈送臣檢查皆係平常字
蹟及門生名帖並將墻壁黏貼斗方等物亦算在

內雖符咒一箱尚未並送已與該司前稱往來筆札大有關係者逈然背謬至於不將張雲如等起解之故據該司歷次具稟皆稱因欲質審暫留自應將所訊各供通報今又云各犯因無質證恐係狡飾且內有供出仇扳牽連來差情節亦恐虛實未定是以各供槩未敢敘入詳內等語臣閱之更爲駭異夫獄貴初情況涉重案更當以供詞爲據既稱有仇扳牽連來差情節正須從此根究虛實何故反不敘詳卽此全將口供刪抹之處其弊更是畢露矣總之本案情節尚未能得起事惡端也

聚定所不過一班匪人捕風捉影轉相煽誘以明
歲是二八秋并甕生涯之妖言妄稱符讖搖惑人
心有同在一處或分爲各起者若將所提要犯卽
行解到究明實情分別首從除其巨慝懲其附和
卽可早爲完結不致四處張揚況臣於初提各犯
之時惟恐奉行不善密咨督臣范時繹請其就近
指揮并飭差員訪有確據之後皆稟明督臣遵行
豈意臣所提之有名要犯并另牌差拏之程漢瞻
借稱投到臬司按住未報俱遷延不解反將未曾
行提無關緊要之人各處羅織并拏其門人之子

年未及歲者以惶惑衆心內如唐建中一人係湖廣籍原任翰林臣移行並無其名亦未有案犯扳出止因張雲如家存伊年家眷弟名帖亦即拘拏監禁夫以一帖而指爲同夥則不勝其株連若云因周崑來親戚波及而拏則崑來之婿係現任福建學臣戴瀚而建中所娶乃伊後妻帶來前夫之女並非嫡屬在建中罷官之後流蕩各省落拓不歸下材無用雖非有品之士然學問才名素爲內外文臣推重今以之入於謀爲不軌案內欲使京中人人爲之稱屈則妄拏無辜邀功喜事之名悉

歸於臣不知范時繹馬世烆辦理此事何故用心如斯也至臣前奏據回差稟稱所提聶文九之子亦有頂換之處今解到聶璿聶珵二名令首人于璉識認供從前在江寧時實見所拏係文九第三子聶璠彼時兵丁李奇識破曾與差員馬空北爭辨諒恐到浙指稟今所解俱係本人再查張雲如箱內符咒雖未解到而其門徒圓實和尚處搜出之傳授符印邪書內皆遁甲神箭壓魅生死煉習妖狐役使鬼神樟柳人耳報等術則左道惑衆陰謀叵測顯有實據非他人所能裝點者馬世烆業

經目擊送到今確供已得其槩而猶欲爲之掩飾
此更臣之所不解也爲此合再陳明伏乞
皇上睿鑒迅賜
簡員察審結案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謹
奏
前諭甚明於欽差到浙之後查明馬世烆抽換字札刪
抹口供各情弊果實絲毫不須瞻顧秉公執法叅奏以
爲負恩者戒
雍正八年正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

守制臣李衛等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浙省地方亦照天津添設滿營水師其餉銀

照綠旗之數給支臣伏思

皇上豈爲愛惜錢糧祇因旗人受

國家多年養育不可使其習染慣常是以寧動鉅萬

帑金

恩賞各省將軍督撫提標營運生息得沾逾格之惠

睿慮精詳無以復加今浙省派出官兵已經安頓駐劄

於內港先行操演駕駛又乘戰船出洋一次漸可

教習熟練惟聞各兵內不無有初到艱難差操過
勤勉力支持之狀因此與副都統富參相商督率
暫宜從寬逐漸嚴肅不可一時驟急並將生息銀
兩必思得一經久寬裕之法俾各兵多沾餘利務
使妥協臣李衛正在與新任將軍臣阿禮袞從長
業經有旨加增月餉矣此事幸降諭在前若既閱匿名
酌議間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據乍浦營守備涂
帖之後則不便施此恩賞類斯幾先之舉無不蒙
彬揭有匿名帖一紙呈送復據理事同知鄂善稟
同前情各到臣閱其帖內詞語狂悖不法雖指鄂
上天默啟朕心藐躬實深感幸
善為題然其意則亦由糧餉而起且漢人孰不知
臣李衛本名而寫作李惠則因清文字係同音似

屬旗下中不材之人所爲而口聲故作民語以爲
掩飾之計適該營護遊擊柳進忠奉提督調考自
寧波回任同知張若震先經委往松江代爲掣鹽
隨行調回令伊等密加蹤跡至鄂善到任未久又
派赴海寧查勘廟工地基在乍無幾果否有如帖
內所言亦在嚴行察究并諭鄂善問明伊父子平
日待下有無處治過甚嫌怨最深之人探實具覆
臣等若查有確據卽當會同嚴拏究審明白請
旨置之重典以爲惡棍儆戒時值新正本不敢冒昧瀆斯言過矣辦理國事何避忌之有
陳緣干涉地方重情且乍浦係東洋日本商販往

來要口恐訛言傳說外島生其藐玩之心頗有關（甚是）
係現在督令文武加謹巡防外理合會同將軍臣
阿禮袞合詞據實奏
聞並將所獲原帖附摺進
呈伏候
聖明睿鑒謹
奏

朕謂此事斷非滿兵所為必係張雲如案內匪類之所
捏造暗施鬼蜮伎倆以嫁禍起釁將總督名字故意訛
寫以疑人耳徐徐加意密訪諒不難拏獲也

再者聞朱倫瀚承辦漕糧卿之主畫原屬妥協丁民兩便均稱感戴而朱倫瀚諸凡退縮臨事不肯勇往向前云云未知卿亦有聞否可傳朕諭嚴行飭諭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叩謝

聖訓恭繳

御批事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臣接到

皇上發回摺匣內有

宣示河道督臣孔毓珣覆奏一件

賜看所繪進呈

御壩圖隨叩首啓視跪讀
硃批不勝惶悚伏念河工重大無日不上廑
宸衷臣夏初進京時目見運河帶有黃色沙泥直至高
郵州之清水潭迅溜甚急及渡王家營黃河轉覺
水淺散漫諒因天然壩減低尺寸從前洩瀉太過
一時未能積蓄清水敵黃下流漸高所致夫天然
壩與
聖祖仁皇帝御壩雖中隔洪澤大湖關係應援相爲表裏
有天然壩堵住南面去水而後
御壩可以挑黃河大溜向北實足裨益淸口若湖內平時

宣瀉太多則黃水倒灌運河恐致將來爲害是以
臣前在京曾將天然壩情形面陳其
御壩在清口之西臣彼時往返俱從清江北渡實不曾經
由其地因從前聞得此壩向曾衝卸補修比舊稍
爲收進并知往來上河豆船進口必遶轉
御壩而行問其由來據船戶僉云相近之處下有壩根故
爾迴避臣前此愚昧之見以爲根脚旣出在水底
自然壩頭漸有收進故因天然壩而奏及於此欲
使河臣亦當於彼處留心之意迨閏七月內蒙
皇恩給假回籍來往俱出入清口曾登岸細看適尹繼

善正派官在此處一帶壩工加幫修築臣雖不便
越俎丈量尺寸而看來大勢比舊更覺寬濶推求
水底仍有壩根形迹之故因思各處柳草埽工每
逢夏秋二汛之後土蟄草枯即有低矬不但逐年
歲修隔一二載必須加培高厚歷來壩之式樣俱
係下出上收前面迎水愈遠則得力愈多迨後添
築一次俱於埽面迎水加鑲層層收入而壩之後
身則照原估丈尺亦層層收鋪堤上故裏面尺寸
仍然不少今此壩自從前加幫之後歲修已十八
載舊時壩根自然不能盡壓在內此一定之理緣

臣彼時正值往返奔馳公私交集之際未將
御壩現在培築完固并其中緣由
奏明咎實難辭仰蒙
聖主洪慈不即加罪譴復
賜指示臣愧感交集適緣浙省海塘草壩搶修工程緊
要援照成例調取南河諳練埽手弁兵尹士忠張
明到浙教習夫役歲暮停工來省因而借故問及
據尹士忠回稱記得康熙五十二年間山東水發
由駱馬湖歸入黃河驟長過大衝急
御壩將上面揭去大半係總河趙世顯任內未敢具

虞矣

聖澤於靡涯矣緣奉

諭旨下詢理合具摺

奏謝所有

硃批孔毓珣原摺一件

御壩圖一匣竝齎回

硃批臣摺四件相應一併恭繳伏乞

聖鑒謹

奏

覽

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

守制臣李衛謹

奏爲恭繳

御批叩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接到奉

批發回臣奏原摺併賞

恩賜臣密觀

御批署兩江督臣范時繹繳回存摺十一件臣跪讀之

下且驚且懼愈以欽服

皇上之至聖至明而感戴

天恩之極深極厚也伏念凡身任封疆則消弭姦匪原

屬職分之常臣於此事方愧耳目未周發覺不速
乃蒙
聖慈寬宥尚以爲功且奏
御批朕深嘉而樂與欽此臣捧誦再四不禁惶恐汗流
此亦何難承當之有朕居常有諭諸王大臣內外職司
有實在難以承當者矣查是案各犯蹤跡詭祕輾
有能忠勤體國協贊謀猷者非特翊朕於是乃成全
轉察訪始得漸露其情拘提質審勢所必然旁人
聖祖之是也豈僅朕之功臣而已即先朝之勳舊也若彼
借以拖累指摘臣亦兢兢是懼不敢濫及無辜但
姦慝營私假擾憲章者不但陷朕於不是乃上貽
聖祖以不是也豈僅朕之罪臣而已即國家之仇敵也此
各犯所藏書籍多係練兵講武要術除有舊本傳
行者不論外即搜出甘鳳池隨身密帶之二本將
言在廷諸臣諒多聞之者卿其愈殫公忠獻可替否以
各省山川關隘險要形勢攻守機宜備悉登記併

禆益政治可也

於身所到處將方隅遠近逐一增註又陸同菴亦將蘇松常鎮杭嘉湖等處城垣河道橋梁隘口逐處親身細看記載收藏且有擬改官名制度刑法禮文等項著作狂誕不一而足則其心懷叵測豈得避拖累之名而不加根究今讀

聖訓良善不致株連頑民不足憫惜使萋菲之語未能阻撓而臣得悉心辦理實皆

睿照廣遠之所致也至於范時繹馬世烆本非知情故縱臣前奏已經聲明惟伊二人在於本城失察姦宄未免顧忌顏面又因與張雲如程漢瞻誤會往

來遂爾護短欲爲掩飾前愆匪不得不據實上陳
而
聖明洞燭幾先已於其所奏摺內預爲
指訓且蒙將范時繹歷次
批摺宣示仰見
皇上爲兩江地方民生休戚關係至重開心見誠隨事
教導所以勉勵造就之者實深且切不但范時繹
當思圖報卽臣返身自思亦慚見識淺陋恐負封
疆付託之任益加感愧奮發以期黽勉有爲若夫
兩江重地勝任匪易

皇上於內外大小臣工無不洞照肺腑尚且其難其慎

況臣粗疎之識安能斟酌得當實在並無可舉惟

有

御批所指除鄂爾泰田文鏡二人此外更難其人就中細思如鄂爾泰之識見聲望正與兩江相宜但雲貴吏治民情雖遜於鄂爾泰者皆可辦理無誤惟苗猓番夷酋魁中甸各種土人更兼遠轄廣西新收烏蒙丹江古州等處皆屬冥頑難治若遇總督威信既行便自歸誠帖服一有更易輒又生心妄

所論深中肯綮

為滋事關係匪輕此數年中鄂爾泰斷難離乎其

地又費躊躇誠如
聖諭鑒照無遺矣至河南山東接近
畿輔要區從前兩省軍務統於河臣節制是以不專
設總督自高堰工險移駐淸江鞭長不及雖然遙
制徒有其名今嵇曾筠已經分駐濟寧若將河東
田文鏡之勝任兩江固不待言但其年齒已邁未免精
軍務歸伊衙門尚能勉爲料理其兩省巡撫之事
力稍薄恐不能振起頹風反致前美盡棄朕不忍爲且
河南者田文鏡旣有成規山東者岳濬亦能勝任
觀伊歷來行政每欲得應手屬員供其驅策今若將豫
則以田文鏡調於兩江積年懈弛地方使之整頓
省各員聽憑隨帶大小一時俱更則兩江之裨益尚在
一番可望起色惟是此處爲東南財賦濱海重地
未定而河南已成之吏治先已廢弛矣如何其可
風氣刁而帶柔非比北方純乎粗率强悍尚須寬

嚴相濟爲培養元氣之計祇祈
皇上時時以此訓導則田文鏡亦必能領會而行於地
高其倬較之范時繹憒憒庸才自同霄壤但閩省爲第
方相安矣此外則高其倬老成心細尚與兩江相
一巖疆更關緊要伊從前未達朕用人行政之意諸凡
合惜乎猶豫太過未能決斷以之守成則有餘而
尚多出入今番來京陛見胸中了然矣冀其旋任後竭
振刷則不足
力振作剋期奏效是亦不可動移者此外試爲朕再加
聖明睿鑒如神自有
搜尋酌妥奏覆不然抑或所知內有堪代浙督之任者
乾斷更毋庸臣之妄參末議也至張雲如一犯非僧非
乎如得其人纖毫毋庸回護顧避直奏以聞朕自有裁
道自幼不娶在江寧已數十餘年初稱高淳縣人
奪宜則行之倘稍不宜斷弗勉強聽從遽爾見諸施行
據胡愷公質伊本係故明後裔則又認爲王姓繼
也
與張家原從太平府之當塗縣遷居并堅稱止有

孤身並無親屬在籍看其狡獪光景似屬前明瓜
前因姓名記憶不眞一時揣度之論張雲如非
葛未必是江西天師一家現在嚴加究明不致使
之漏網其呂宋山島前明苗裔之眞僞有無臣向
其人也此一節不必再究
日亦聞海中有姦徒潛聚山島挖土煎銀散餉久
已留心曾於初赴浙江撫任時面陳及此迨後四
處察訪亦多有言其子虛者惟據柳進忠密稟臣
云先年鄭成功占踞臺灣時麾下原有各鎮兵船
及施烺平臺之後有馬五鎮一艅不隨投誠前至
廣南攻打東埔寨得其島畨屯聚於內借前明苗
裔名色號召其間後馬五鎮身故又為廣東人陳

上川占踞上川歿後伊子勢弱被廣南王撤進覊
留為官不使掌握兵權其地至今仍屬廣南兼轄
此外不聞別有消息等語又據新設洋船總商李
君澤稟稱廣南一國與交趾甥舅比鄰有仇勢力
甚强最為紅毛所畏臣在雲南亦知其槩今據云
廣南通事會向伊等口稱國王有嚮化
天朝欲求遣使來浙入貢請封之意臣因未知果否志
堅且令去冬往販商人密探其誠偽底裏回覆是
以未敢瀆
聽其自然毋得設法相强
奏若廣南歸誠不但懾服紅毛且分交趾之勢而呂

宋噶喇叭等處更必畏威懷德總當時爲加意設
法訪求也至布坊砑匠拜盟一起臣將附和棍徒
摘出嚴行發落首犯欒爾集不便輕縱俟枷責後
仍行監禁比追從前因犯重案在逃之伊叔欒晉
公獲日審擬從重歸結所有稽查安頓之法自當
與尹繼善悉心斟酌議定規條恭請
聖訓遵行再案內旗員佛插赫者庫有無實在干涉并
現已獲到之假官王臣畢文襄等俟
欽差大員到浙會同研訊確情分別定擬具
好
題茲將各犯揑造妖妄狂悖之言不便入疏者另行

繕摺奏
聞所有奉發
御批臣奏摺二件并范時繹原摺十一件合先恭繳伏
乞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於本月十六日欽奉

發回原奏摺三件跪讀之後隨即遵
旨立催方覲刻期起程星馳前赴新任雖其舊恙尚未
復原今攜帶醫生途間調治諒可不致稽遲其臬
司印務道員中實難分身委署暫令杭州府喬世
臣護理一面飛催劉柟到後看其居心吏才何如
睿鑒再行覆
奏伏讀
諭旨因欲用程元章安徽巡撫
命臣將其布政使員缺斟酌一人奏
聞細觀程元章端方正直之中頗有擔當能知大體雖

初親吏事稍覺生疎𨚫肯虛心服善上江易治之
區必能仰副
皇上委託
至意至現在所屬道府中若欲揀選中小省分藩臬不
果如所奏朕深慶得人也其所遺員缺於道府中再加
甄拔或者有之
乏其人至如浙江布政司事務殷繁吏役刁猾隨
本官之寬嚴緩急皆能乘機作弊欺朦以許容之
加意嚴刻尚不能出其圈套若勉強辦理必至墮
元展
其術中實無勝任愉快之人臣再四思維如廣西
成爲鄂爾泰倚賴如臂之於指且粵西緊要未便輕爲
按察使元展成爲臣雲南屬官曾經保舉其人強
移易不然將張元懷調浙或庶幾可其人甚有天良數
幹頗有才情風力但過於揮霍稍欠謹飭且恐廣

年來於錢糧事務自必諳練矣實屬好員

西亦在需人未能更調又貴州貴西道張鉞前官

亦係鄂爾泰之所倚信朕正欲將伊擢補雲貴廣西藩

行人司時出過倉差監督亦有能幹之名其人固

臬之任亦不便調省另用

屬才識兼優而心地操守稍次資格亦淺其他京

外各官臣素日認識同事或聞見稍有名聲者非

已擢用卽多事故更換新任臣雖留心考求而理

繁治劇才能出衆者實難其人似此旬宣重寄未

敢冒昧輕舉

皇上於大小臣工無不畢照

帝心簡在自必任用得宜也再臣初任兵部員外時有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不揚何害

同事之漢軍郎中劉章其人貌雖不揚而吏治明

候朕詢訪

敏見其勤苦任勞諸事盡心後放御史外轉湖南

道員詿誤降調聞係候補小京官尚在等候未用

此人雖非可勝兩司職任大器亦未知伊近日年

力若何但其辦事實屬歷練閒曠可惜合併附摺

陳明以備

皇上再加博採因材器使之用臣謹據實覆

奏并將奉到

硃批原摺照例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浙省兩司均屬要缺卿於此外更爲留心搜覓奏聞

同日又

奏爲

聖慈體恤至深臣心更有難安謹瀝陳愚衷仰祈

睿鑒事本年正月初二日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凡內外大臣官員若有奉

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二十七箇月遇

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倘遇風

田文鏡於去冬偶感風寒此諭乃因伊而發者

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著代替行禮此誠

皇上純孝錫類之至德於臣下所不敢萌之心皆爲委

曲體恤亙古以來所未有也伏念臣自上年六月
以來備嘗
聖恩稠疊優加存歿臣不勝述筆難悉書臣之一身總
不足以仰報
高厚何敢先私情而後公事是以於遵
旨回任在途之日穿戴素服稍盡一點爲子之心受事
以後凡遇慶
未奉明旨以前向來定例自不應違
賀儀節俱行從吉卽出堂理事亦屬照常惟退食署
內接見僚屬仍遵在任守制之
旨不敢全行釋服此因私不敵公親不踰尊天理人情

各有攸重也何意又蒙
恩命實在感極涕零但聞之古人心安則理得臣子既
皇上至深至重隆恩又當身在地方領袖通省文武職
萬壽聖節元旦朝會及大臣官員往來經由恭請
聖安與拜表奏本等項大典竟不躬親叩頭而晏然使
屬員代行於心無以自解是
暫時代替何妨二十七月瞬息過矣
皇上體恤最深之處而臣下愈增踧踖不寧之情矣臣
愚昧之見或可除別項聚會日期祭祀典禮欽遵

恩旨外如前所指大典數事仍應隨班叩首行禮以盡

犬馬之忱不敢恭疏

題謝理合具摺

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原係朕體恤臣子之特恩內則為朱軾起見外則因卿在制而命著斯曠典也其遵奉毋違請安拜本之際常服仍帶素珠即同從吉不過未著綵色耳至若元旦朝會羣工齊集之期大典攸關非朝衣不可所以朱軾等

數年來從未曾素服出入宮廷也仍遵前諭毋違

同日又

奏為奏明鹽額多銷正引不敷謹陳末議恭請

訓旨事竊照兩浙鹽政掌

皇上天恩於雍正四年三月內

命臣兼理彼時初經接手又有巡撫衙門清理從前事

務於鹽法止循往日章程未得專為釐剔僅能照

舊銷完迨至次年逐一稽查設法整頓村私銷引

日有起色將謝賜履接任內未完錢糧悉經清楚

且又攢掣從前存引預銷後季官鹽節次

題奏不敢再行贅凟上年五月間臣在京面陳請頒
額外引目十萬道以備餘鹽配掣已蒙
恩准回任以後正値菜鹽旺銷之際私梟聞風斂跡官
引疏通雍正七年首次兩掣事竣合計共有一百
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引所有年額七十一萬三百
引內除六年冬掣預銷過十六萬六千四百五引
外止存本年引目五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引
因前請過餘引十萬道未能足用又於上年十二
月內具疏
題請餘引二十萬道尚共不敷引十七萬九千有奇

臣現在又當具
題續請誠恐內部以一年之中溢銷幾及五十萬引
不信有如此之多必加詳慎斟酌駁查候覆抑或
即令照數增加定額俱未可知但此溢銷之故臣
歷年幾費籌畫設法疏通幸得稍見成效多一引
則多一引之正課公費總期下便商民上益
國帑雖不敢自謂得宜而實在並無他弊今將掣過
餘鹽俱封貯倉廒急待引到配運完課發銷若一
稽遲則民食即致缺乏而增加定額又恐將來設
遇陰雨少煎後任緝私畧懈調劑未宜壅滯難行

致貽商竈人民之累仰惟
皇上大中至正之治無非加惠黎元合先
奏明懇祈
天恩於臣題到之日
敕部早行商民均沾利澤無窮矣再查鹽法內尚有積
弊二端臣初因措施未得大備不敢遽請釐革今
畧有效驗敢爲
皇上陳之一鹽課錢糧內有功績銀七千八百一十五
兩係明季所定之額此項不出於竈不輸於商而
派於各州縣解納原其立法命名之初意乃照縣

分大小分別多寡限定一年獲變私鹽船物之價
起解充餉少者罰令賠出似不爲無著之款及查
各州縣所緝私販船鹽變價追贓及鹽徒收贖銀
兩臣鹽政衙門每年另有一疏具
題報解而前項功績名目不知何故仍存俱係脫離
本款虛懸無抵久皆責之鹽捕弓兵賠墊伊等窮
役無措藉以賣放私鹽得銀抵解本官亦以其實
有賠款不行嚴究是因有限獲之名而反啓縱私
之弊已爲不可況近今私販收斂無多鹽可拏遂
致此解之時敲朴盈廷則各捕無辜受罪於理法

未爲平允且功績錢糧另款按分數考成每有才能之員以百十餘兩未完即罹叅革降調處分亦非所以仰體
聖明矜惜人才至意臣不敢因循舊習應否念各屬實獲船鹽變價及贓罰等銀已經解充餉項將本款重複虛懸者竟行豁除抑或將報解銀兩抵算之外其不敷數目查各處商家本多引少者向係租賃本少商人之引目配掣每張五六七八分不等今額外所發餘引不須租價止有解部紙硃及往來領繳路費每引不過三四釐即已足用若將不

敷功績銀數於情願請領餘引配掣之商人名下按數均攤視銷引之多寡爲盈縮約畧每引三四分之間在商人較伊等向日租賃別商之價大爲減少無不踴躍樂從而抵補功績原額仍然無缺此亦酌劑通變之一道也又歷任銷過殘引例應隨後追出繳部其中或有水火盜賊遺失及肩挑小販道路碎裂鹹酸漁戸風濤漂沒不能完全誠恐部內駁查從前每將後任下年殘引抵數繳送又撥解定限止有八十日之期而行銷州縣共一百餘處不能如期解足故有後引先到者卽行墊

解而以續解之前引反抵後發之引其事不知起自何時至今數十餘年歷任皆照前例而行臣兼理以後嚴飭設法雖將本任內銷過之引隨時追繳封貯不許移抵牽混而已往者莫可究詰以前所缺殘引各屬至今未能追清繳解臣查每年引目數十萬張分散各處行銷原不能一無缺少在當日初起時豈能保無重照之弊但係數十年相承之事其作弊者久已消亡物故且有繼業停歇輾轉典賣更難追求為何人況重照飛渡等弊經臣查出拏究擬罪有案現在實已革除連年舊引

難於影射亦屬無用而衆商急公辦課元氣稍紓
又屢將向來行追各官商懸宕銀兩踴躍認完前
次會叨荷
皇恩賜以議敘欽遵在案此等相沿舊弊實與現商無
涉臣不敢因本任舊引無甚大缺而置從前於不
問可否准臣據實
題明將歷任現存者儘數繳銷其已經抵還別任及
實係遺失無著者免其輾轉追究此後逐年清出
次歲遞繳果屬水火遺失肩販漁戶損壞取具官
商印甘各結聲明存案扶同捏飾加倍治罪則隱

弊可以顯除引目經久清楚矣以上二條臣不敢
冒昧具
題合先附摺陳明是否可行伏乞
覽額外請引之奏并所條議皆是即照此具題可也
睿鑒指示再查兩浙引課除江南松所外惟杭所獨重
嘉所次之紹所則又較輕在當日因地方衝僻私
鹽多寡行銷難易故爾分別等差今則各處私梟
漸少官引疏通完課似應畫一現在飭行鹽道分
司公同各所甲散衆商從長酌議照額均勻不致
偏有輕重如羣情妥協亦當具
題請

旨欽遵庶鹽政肅清矣合併聲明謹

奏

另諭該部於題本到日一併議奏矣

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

守制臣李衞謹

奏爲遵

旨奏覆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

欽差刑部左待郎杭奕祿到浙辦理公務傳奉

上諭浙江建造

海神廟宇應在工所今擬於縣城之內李衞必有意

見但不曾將所以然緣由分晰奏明著伊便中覆來
欽此伏惟
皇上軫念民依至誠昭格
特建鉅工以崇祀典臣敢不敬凜慎重悉心籌畫查海
寧縣城之東約六十里地有尖山峙立海面潮頭
俱由此入口實屬扼要之區可以建立
神廟已於康熙五十九年經前任督撫諸臣
題請創廟興造完工於六十一年十月內欽奉
聖祖仁皇帝頒發
御書協順靈川匾額現在虔祀此地山石嶔崎別無宏敞

之基再可恢拓至於塘工處所臣先已疊次往來
今又親加履勘南門之外東西一帶前臨大海後
卽備塘河道地勢淺促竝無數十餘畝寬廣之所
雖民地尚可購買擴充人情無不歡忻踴躍然必
須塡平池塘且遷移隴墓恐致褻瀆
神祇更可慮者近海之地皆係浮土聚沙潮汐晝夜
兩來俱從塘底汕刷儻將根脚搜空卽有坼裂常
須往內退進非如河工地面可以多加樁埽向外
幫潤者是以再四籌畫擇於城內營造乘生氣而
居旺方實此故也相應備敘

如許緣由今始悉矣朕所以云擬建城内必有故也

奏明伏祈

聖鑒再查東西兩塘臣回任虔祭之後冬月以來俱屬

平穩前

題修改各工正在上緊辦料趕築惟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北風驟雨巨颶大作潮勢直擊塘身據報又有銼裂段落統算約共五百餘丈現將預備料物刻期搶修保固乘此春月再加幫厚臣等仍當敬謹防護諒可不致疎虞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

防護有備深慰朕念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

欽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祿密帶曾靜幷悖逆妄人圖像

到杭向臣宣示

密諭跪領欽遵伏查此輩棍徒造作訛言往來煽惑實可痛恨斷難容其漏網臣細思江浙好事悖謬之人莫過於現在拏獲之甘鳳池等各犯誠恐其中或有在內因將依稀彷彿年貌相近者密令認識

逗問語音皆不相像據稱江南稍有影響杭奕祿

回京之日會同江南督撫二臣再為推求臣仍當加意留心設法訪察不敢畧有懈怠宣露至臣前見曾靜逆惡妄言實深忿激恨不能食肉寢皮以抒公義及觀其狀貌語言乃係鄙陋不堪蠻野無知之人乃知實屬

天地

祖宗之靈借此妄人以昭顯千古是非邪正之别而使天下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相儆戒誠非偶然也今筆帖式杭嵩安已密押該犯於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前往湖南臣專派外委把總吳居功帶兵四名

隨同護解至彼幷沿途撥兵六名交替接送去訖
至極惡呂留良家口子孫於臣旋浙之時即已密
令府縣查點淸楚分別大小監禁看守迨此番回
任後又將其父子墳塚嚴飭文武派撥人役加謹
巡查不敢疎忽理合一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陳明事竊臣上年在京
陛見時面奉
諭旨令將州縣衙門積習錮弊應行飭禁革除各事宜
於回任徐徐開明進
呈緣出京之後卽值給假回籍於十月初二日始得
赴浙受事適當武闈入塲又兼離任日久督撫鹽
政事宜逐一俱須整頓竭蹶不遑未能卽為陳
奏臣心實切悚惕伏思
聖明在上於吏治民情無微不照揚清激濁剔弊除姦

悉已鉅細咸周遠近不遺臣見聞淺陋無以仰贊

高深今遵奉

諭旨謹就平日耳目所及並會經於各屬禁飭教導之

事約舉數條另冊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再加採擇至稽遲之愆仰懇

聖恩慈宥臣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冊留中適據田文鏡亦經奏到正在較閱考定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

欽差工部尚書李永陞到浙時出郊跪請

聖安回至公館相會臣向李永陞敬詢

聖躬近日精神自必倍增據云

皇上下頦偶有些微疙瘩於伊出京之日已經全愈臣

聞之不勝欣幸繫念因

御體萬安旣久是以初八日

奏摺時未敢冒昧具陳今蒙

聖主鑒臣犬馬依戀之心
特傳諭旨宣示始備知
皇上雖因此暫改祭期而
國家機務照常辦理
御膳起居仍然如舊旋蒙
天佑平安稍慰蟻衷萬一復荷
硃批垂問臣好
聖明眷顧隆恩過於家人父子雖天地不足喻此高深
豈語言所能形其感頌伏願
萬幾之餘稍爲靜養片刻

皇躬之乾健日新臣心之瞻依永戴矣理合具摺恭謝
覽卿奏謝矣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奏內靜養一語固出愛君之誠然朕謂養身之道不關動靜能養則動動未有損不能養則靜亦無益故曰養身莫如養心而養心之要惟貴適理但勉邀
上天許一是字則無往而非養也若內懷惜己之私外假他人之力以求事合乎理理恐未當以求理慊於心心更難安如是則反不得其養矣諸凡審己量力而自強

不息以仰籲
上天神明之佑啓其或庶幾是以朕生平但知聽
天順理以爲安宅正路而遵之由之從未有所作爲而助
長也朕亦未嘗不養也卿其勿庸過慮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前奉
明旨下詢兩江之任隨就愚昧淺見擬議
奏覆蒙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將鄂爾泰等諸臣才具心跡與地

方事勢機宜難於移調別省之處備悉
指示臣得仰承
睿訓增長見識不勝頫首欽服又奉
諭旨爲朕再加搜尋酌妥奏覆不然抑或所知內有堪
代浙督之任者乎欽此伏思天下人材皆
皇上長養教育因才器使各隨所宜督撫雖同寄封疆
而總督之任又在擘畫大計調劑兵民先事圖維
當機決斷皆須更進一籌以臣所見各撫臣中遠
者不能悉知底裏近省如尹繼善聰明勤幹留心
吏治劉世明聞其安靜和平老成謹飭然欲用爲

尹繼善現膺正署二任較之總督事務繁簡相仵難可
動移劉世明於巡撫一任已覺大費躊躕所論洵屬不

謬

兩江總督皆須大加歷練擴充此時未能保其勝
任愉快又謝旻辦事精細熟於案牘止於繁省巡
謝旻正須驗試即令署理撫篆朕尚信之不及豈但非
撫尚能勉供職守亦非總督經濟之才此外誠難
經濟才也
其人再四思索如查弼納者昔為臣兵部堂官知
其辦事才情從前任兩江時雖未能有出衆功績
人亦蒼猾性好躲閃不肯擔承而諸事辦理尚無
闒茸貽誤於軍伍營制匪類私梟均能留心地方
查弼納殊難得人更替其所辦軍前之事秋間即可完
民情亦頗相安但今軍前係緊要重務倘在京大
竣亦無庸遣代思索及此甚好數年來經朕訓誨頗知
臣中有堪以替得此任者則查弼納或可復用原
悛改非復從前面目矣於兩江之任尚庶幾可然非綽
係舊時熟練地方

乎克勝確然相宜者況部中諳習政務滿籍大臣正屬
皇上再加教訓亦可保其從此黽勉諒不致再有大錯
缺乏之侯伊回京復命後再加斟酌但范時繹光景即目
至臣待罪浙江竭盡駑駘迄無樹立每事惟遵循
前亦難姑容近觀史貽直才具甚優若命伊暫爲代攝
皇上教導訓示又蒙
或不致有玷厥職聊意以爲何如
優容保全是以未至隕越儻於本籍服官若徇私廢公
之事臣矢志斷不忍負
皇上或能諒此微衷未必甘蹈下愚無知之咎但兩江
幅員較浙更爲遼濶臣一往直前可以自信而周
詳縝密實難預期現今浙江吏治諸務自臣回任
以來較前多不相同尚在復爲整頓且海洋情形
兩省迥異江南崇明之外有五條沙以爲遮護天

生關攔惟夏至後及十月小陽春南風發時海舟往來方能任意剽疾餘月則多折戧紆迴大船出進稍艱故上海關各口稅銀亦以時候爲贏縮此其可驗之處如浙省陸路不爲險隘而洋面則普陀以外緊對日本乘風數日可到且乍浦海門等口四通外彝諸國爲閩粵之門戶處處俱關緊要臣雖籌海無才數年之中恭逢太平

聖世微臣之心仍未敢一刻放下欲求替人此爲最難何可脫卸輕身他往若夫鹽務之盈虧民情之向背尚在其次也仰蒙

皇上推心置腹開誠
一派眞誠溢於紙上何待再言朕猶豫不決者亦正爲
顧問臣豈敢言不由中於
卿難離浙省也
聖明之前有所矯飾推諉況亦不能逃於
睿鑒者也至奉
御批浙省兩司均屬要缺令臣更爲留心搜覓奏
聞臣於所知之人前摺已經陳明今悉心蒐羅如伊拉
伊拉齊才幹雖欠歷練心志可期忠淳但慮識見狹小
齊曾由杭州赴閩復來浙審事見其舉動誠實操
如循包衣辦差谿徑以莅政臨民則措置安能得理此
守謹慎故臣先曾保舉近聞在江南清查性情畧
番清查錢糧逐漸諳習尚屬可用性情非偏也總因事
偏吏治亦生若再加磨礪受善尚可勝兩司之任
體生疎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故耳然根本旣立枝葉不
又許夢閎人甚聰明兼肯留心學習惟稍覺輕浮

難長發此人宜藩而不宜臬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許夢
伊先爲慎刑司官畧知刑名大意於臬司一缺可
閎材器淺薄經歷十餘年後始可酌議任用也
望練習成材若浙屬之道員先經前後
實好 少覺粗率 局量褊隘不及乃弟 年
奏明外其知府中喬世臣閻堯熙唐紹祖曹秉仁顧
齒太輕 好道員耳
濟美江承玠等皆可勝道員之要缺者除江承玠
外其餘并足勉供小省兩司之職而江浙繁劇恐
喬世臣可勝浙臬之任今命暫署江蘇臬篆俟斟酌定
非所宜就中較量喬世臣才情見識又覺濶大爽
後再行遷調緣劉柟不愜卿意故欲以伊更代雖然此
捷儻一時乏人猶能勉爲辦理若云優裕有餘臣
數月間須更將劉柟留心體驗據實備悉奏知方決遷
則均未敢輕言也其張元懷素聞其才從未謀面
調之舉耳張元懷可勝浙藩之任暫用於上江者既因
總之
署理有人且慮粵西路遠一時難至俟其將到時然後
皇上衡鑒精明不遺遠近天下臣工皆在

降旨命程元章往撫安徽而以張元懷頂補其缺也

睿照之中恭候

聖明簡用臣於兩司得藉臂指之助可以省出心力辦

理別項公事地方民生均沾裨益矣爲此具摺

奏覆伏乞

聖鑒謹

奏

前摺所奏劉章昨命該旗查明引見殊覺老邁不堪用

矣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凛遵
硃批諭旨傳到糧道朱倫瀚將
聖訓宣諭其諸凡退縮臨事不肯勇往向前之處嚴飭
詢問據朱倫瀚望
闕叩頭痛哭流涕回稱倫瀚以微賤之人蒙
皇上格外拔擢方有今日刻刻感戴
天恩亟思圖報實因才識短淺諸事惟恐錯誤遲疑顧
慮不能勇往向前日夜恐懼難安今蒙
聖主天地洪恩不加罪責下
旨訓諭賜問倫瀚雖至愚無知尚有人心安敢上負

主恩自干罪戾嗣後惟有痛改前非盡心竭力奮往奉
公不敢稍存顧惜以圖仰答
皇上厚恩等語伏查朱倫瀚才力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臣於奉
旨分晰浙省各官賢否摺內亦經陳明看其舉動行爲
大槩因係臣
奏帶之員從前誠恐僚屬猜疑諸凡膽小不肯出頭
露面臣每遇事開導屢次當面同衆督責何敢以
同城見聞之事稍有寬假今屆兌漕已竣臣實未
能如

聖諭所指料理妥協惟幫船比往常早開一月丁民尚
屬相安今裳
皇上嚴飭之後朱倫瀚若再不奮發振作臣亦斷不寛
容故縱致倖免叅究也合將遵
旨嚴飭詢問情由據實覆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朱倫瀚臨事浮泛不切惜己而不急公是其所短極宜
加以訓飭向伊云嗣後若不致身奉職置利鈍榮辱於

度外仍以躲閃趨避為保全良策則自誤不淺矣萬際瑞原非心所喜用綽然勝任之人不得已苦衷惟

天

祖俯鑒之耳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本年二月十九日准浙江提臣萬際瑞咨稱寧海營叅將鄭友義據報憂心營務奄奄成病忽於本年二月十五日自刎身故殊堪惻憫除委員赴寧會查外合先咨報等因到臣查叅將係屬大員階級去總兵不遠孰不冀倖功名愛惜身命豈肯無故輕生況寧海一營前因將備懈弛經臣特疏叅革自鄭友義到任後頗知留心操練亦勤不難逐漸整頓若非有必不得已之隱情何致

遽爾自戕其命其由寧海而至寧波由寧波而至
省城道路遥遠臣衙門尚未據該營縣報到而四
日之内提臣已星夜飛差前來又致手書稱題報
尚須時日已先具摺奏
此事不但可疑且屬可訝其所奏覽畢當即擲還矣是
聞等語其情景匆遽兼營縣初報含糊臣不能無疑隨
何情故應行查究
即行文司道府縣飛速確查并弔該叅將親子家
人赴省面詢實情有無別故方敢具
題合先
奏明抑臣更有不得不為附摺瀆陳者查營伍原須
留心整頓而諸事不宜故意苛求提臣萬際瑞新

硎初試急欲自見一番設施凡前任石雲倬等所行多有意更改如每年題銷兵馬錢糧朋椿馬政以及護送汛防等項向有送部冊籍使費今部員陋規盡已裁革而各處書辦紙筆飯錢難以盡除歷來通省各營捐湊約有千餘兩統交提督衙門料理除分發四五百兩之外所餘存爲伊衙門奏摺盤費賞賚等項一切應用此亦私中之公歷來相沿如是萬際瑞到後卽將此項裁去名爲革除陋規而暗於提標五營將每營公糧六分收入共三十名銀米之數逐月扣

萬際瑞歷任俱無足取昨在登鎮尚屬勤慎因不得人姑用浙提今復如是苛刻所謂小人反中庸非過則不及也其破面訓誡之朕屢經切諭一一聽受督臣指示而行乃閱其回繳硃批摺內從未見有某事某件曾共商酌信服之一語此番倘仍執迷教而不悛則誠爲下愚輩矣去之何惜

繳抵爲前項之需夫免各營之舊費以博名仍虛
本標之兵額以充用殊屬掩耳盜鈴甚非公正之
道又嘗
皇上天恩每兵百名各賞存公糧三分修製軍裝甲械
向係提臣衙門核銷自應逐加確查侵冒者叅追
浮多者核減若實在製造用去者其中料物有好
歹之分工作有粗細之別且地方遠近價值低昂
各不能齊若不論工料美惡惟以賤價爲率再三
駁減則已成者營弁既無己資捐賠未成者不得
不苟且塞責臣親驗溫台二處呈到近造步甲式

樣止有小釘數箇旣無鐵葉又無棉絮長不過膝詰其何以至此據稱連盔每副止用銀八錢六七分不等其鳥鎗長僅二尺有餘腰刀事件止用錫蠟熼口尚未合楞旗幟囂薄亦稱不敢多費之故臣雖嚴加飭責但駁核過甚則物件自然不堪若聽造後再改營伍豈不大累且兵丁製備號衣爲天暑及下雨時替代穿甲站隊跳舞小操之用卽各營領運火藥盤費亦係因公所需今以節省爲己功悉皆不准開銷營員從何追補又定海鎮林君陞老於水師久慣出洋每船製造戰被數張所

以抵禦矢石提督作札與臣以爲開官兵退避之端大加駁詰此等持論俱屬太過臣不得不致書回覆委婉開導而提臣來札自誇將種頗有怫然之意現在各營每有應賠至百十餘兩以至數百兩者營員甚覺艱難臣細加訪察聞其有幕賓朱臣侯籍係紹興向爲兵部將材科管福建書辦缺主藺際瑞從前爲營將時曾因陞轉銜小不合定例託其斡旋作弊遂爲所持諸事由其掌握際瑞茫然不能自主竊思提督統轄全省調劑未爲得宜恐致營伍周章臣不敢不據實

據奏種種行爲俱甚不妥該提原屬節制何但委婉開導應據事嚴檄切責以正其非可將此奏并朕批諭示知諒伊必有一番巧辯俟其奏到朕再加訓飭觀其作何改悔以定去留

奏明伏乞
皇上賜以訓導使凡事歸於大中則海疆兵民受益非
淺矣再訪聞得温州鎮冉起鳳近日頗有縱子滋
事賣糧小取等項現在密查虛實另行叅
奏外合先聲明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虛情難逃
睿照恭謝

聖明照鑒事竊臣查拏江浙匪類一事因范時繹另有
意見從中掣肘是以不得不備將情由陳
奏荷蒙
聖明洞察隱微
欽差尚書李永陞到浙會審已於二月初八日將公同
訊出署臬司馬世烆副將張玉金通同徇庇各緣
由具摺參
奏今提到葛繼孔郭如梗各將張玉金託其轉央差
員馬空北為伊親家程漢瞻求寬許以從重厚謝
之處三面對質皆自認不諱惟馬空北贓銀若未

入手何以甘心通同作弊而葛繼孔老姦巨猾豈肯以空言轉託因令二人對質繼孔逗出別處還有緣故馬北空被人愚弄我未曾經手眼見不敢說問伊自己便知之語因此向空北根究始據供出馬世炘先以此事若認眞到底就有禍來之語恐嚇後復許以若多住幾天留下張雲如程漢瞻不解范制臺可以賞銀數千兩送往家內自有張鎭遠來會你難道不足憑信等語後有揚州香鋪張鎭遠者來到南京寓所先問馬臬司有無言語關會空北答以有說話至晚又與伊甥楊進寶偕

來付以寫就五千兩八折銀欠票一紙鎭遠出名
進寶作保借爲合夥生息面訂只須辦事妥貼卽
向伊香鋪交兌伊甥舅二人從中餘剩一千分肥
以此將票畫押留下任其所爲等語臣等因其情
詞閃爍復行嚴訊詰問據供初次程漢瞻央葛繼
孔等許銀因事情彰著慮及到手之後被江南拏
住又恐浙江訪知重究是以游移未敢全允惟張
鎭遠同係回教素日相好莫逆家貲豐厚向爲范
總督收買古董出入信託之人其甥楊進寶現爲
督院衙門效用官二人旣立票約不慮此銀落空

而范制臺又難出之於口落得收用卽不應允要犯已經留下無可奈何是以順從他們等語詰其原票何在據供因臣知其作弊心懷畏懼於臘月十四日將票燒燬滅跡等語臣與李永陞性桂聞之不勝詫異以爲范時繹係封疆大臣何至作此伎倆殊不可信業於十五日差往揚州江寧分提張鎭遠楊進寶到來質對以見虛實去後今蒙

皇上將范時繹奏摺

恩賞與臣觀看始知其一片徇私故縱之情和盤托出敢於

君父之前仍然肆其欺誑而更驚服
皇上之聖明實如日月照臨物無遁情也夫范時繹請
張雲如至署學其坐功初欲下拜以雲如固辭讓
其上坐時繹在傍領其傳受送銀十兩米一石布
二疋此雲如親筆供詞現據無人不知者時繹敢
於隱匿實情捏稱恐其妄言惑衆著人給至經臣
一番盤詰嗣後旗人漸亦斂跡等語而又巧爲形
容將勇壯强健倨傲放肆之張雲如捏作衰老樸
野涕泣求賞之狀以見雲如初非不軌之人而暗
入臣以妄拏之罪孰知

皇上神明早已洞燭伏讀
嚴諭疎漏一名則汝增一分罪咎是誠如見肺肝苟有
人心者即當凛奉
明旨痛自改革猶可自贖前愆乃竟仍舊抗違延挨不
解將字帖有名無甚關係之五十餘人不察是非
盡行就近提拏監禁內如原任翰林唐建中止有
半幅殘柬名帖劉之泓等年僅十餘歲者皆在其
中臣自浙聞其辦理指揮有意不妥隨即移咨范
時繹并飛檄馬世烆以所重止在正犯此等字帖
有名者或係無知被誘未曾同謀為匪豈可槩行

株連飭令查明立速取保放出此臣原行咨牌告
示鑿鑿有據者今范時繹奏稱臣共拏有一百五
十八人臬司訊明無干與殘老幼童分別保釋等
語夫所謂殘老幼童者即時繹所拏之劉之泓等
也經臣釋放案卷可憑而反誣爲臣之所拏添入
數內欺妄甚矣伏讀
聖諭此皆汝等奉行不善有意將無辜之人牽入欽此
臣跪聆之下益頌
聖主之神明昭雪誠不覺其感戴而涕零矣更可異者
皇上差員馬空北韓景琦皆係回教且牌後雖有景琦

之名因留在蘇州緝拏范龍友一夥匪類係千總
陸彪代往並未到彼令稱二人爲臣妾義兄均在
江寧招搖未知出於何據
聖明在上定能察情度理臣又不必與之置辨者矣至
於臣之發示禁約乃因時繹所拏借端牽連之人
多被兵役搜檢財物酷詐銀錢波及親友輾轉株
連而江寧院司副將故爲縱令置若罔聞是以一
面飭司拏究一面出示曉諭指出受害姓名令其
赴官陳告示檄現在今反以爲地方良善自危臣
聞知而出示安慰抑何顛倒是非之至於此極也

馬空北專差守提要犯聽信張玉金串合行求代爲具稟朦混又不押犯同行逗遛在後顯有受賄賣法情弊被臣知覺飭行臬司并交江寧差來解犯守備吳俊提拏今時繹亦以此爲口實獨不知身係堂堂總督於一介廢弁先以威怵後以利誘假之以禮貌賞之以緞疋籠絡招引無所不至已爲大失體統若使張鎮遠寫票行賄之事將來如果審實范時繹又何言以粉飾也伏思人臣之對

君父惟有一誠時繹既稱事關重大知不能逃於

皇上神明洞察之下而敢於矯誣揑飾如臣前指各條

件件有據無一不係欺誑并既聞已有
欽差而猶以
特遣廷臣爲請全無一點誠敬之心此又其罪之難逭
者矣臣以孤根戇直爲衆所忌獨於時繹素無猜
嫌止因奉
旨查勘松江海塘緣係緊要工程有關
國帑民命不敢扶同附和又兼管理下江督捕等事
以此怒臣至不可解邇年以來無處不暗爲中傷
幸荷
皇上天恩前次

賞發時繹奏摺觀看臣始得以曉然否則終身不能知
　悉矣臣本不敢煩瀆
聖聰緣被誣情節何敢不逐條據實回覆詞意冗長伏
乞
皇上慈宥臣不勝頂戴惶悚之至謹
奏

詳覽所奏瞭如指掌矣從來小人伎倆旁觀猶同兒戲
而自以為幾深莫測此亦無足怪者但不意庸愚如范
時繹輩乃敢於朕前舞智弄巧想未具心思耳目耶殊
為不解總緣福薄未能擔荷朕恩之故耳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雍正八年二月初十日臣前差把總齎回

硃批奏摺四件併奉

發廣東督臣郝玉麟奏摺一件臣叩頭跪領逐一敬謹

欽遵正在愧感交集繕摺覆

奏恭繳間今二十一日又據臣差千總捧到

批回後次原摺六件又奉

發署兩江督臣范時繹奏摺七件與臣觀看推心置腹

感戴實深除兩次所奉

諭旨內應行覆奏者另為分晰具摺備陳外伏蒙
聖恩獎勵逾分無地自容又以臣賦性愚戇惟恐於緊要事件急於建白不加詳審於覆奏河工摺內
温綸訓誨臣益自慚粗疎向後更當諸事詳慎不敢稍有忽畧以仰副
聖主愛惜臣子之深意至粵閩宵小造劄煽惑為盜作匪是其惡習幸荷

凡朕之褒嘉訓誨從不自徇愛憎用意增減是之與非各隨其本來固有而徑直發揮之耳惟不負人三字生平得力在此是乃獲蒙上天

聖明遠照預飭防範地方文武官遵
旨奉行故能於初起時即行敗露臣毫無贊畫敢承
天語褒嘉曷勝惶悚其乍浦水師滿兵於本年正月十

聖祖眷祐之本也

一日卽已准到部文
皇上大沛洪恩加給餉銀此誠
聖主恩同覆載明竝日月料事於幾先優恤於格外
睿謨深遠臣等萬不能及現在各兵歡聲載道合詞陳
謝已經將軍阿禮袞同臣會
題在案所有前次匿名謗帖誠如
聖諭照悉無遺臣密加確訪向有光棍陳渭濱霸踞乍
浦行埠積惡已久經前任同知曹秉仁處過數次
不悛臣又訪拏問罪脫枷在逃伊與脚行沈天佑
等結仇最深又有李漢亭白日登樓調戲理事同

知皂隸姚魏之妻稟控鄂善因未便批呈交與巡檢查實其黨金文端用强硬保懼其詳究遂與渭濱二人商謀造成先發制人併預將平日仇家姓名開寫匿名長單內稱某人綽號眞命天子某人即係大千歲軍師頭領等語封固倩航船帶信之人投入營弁署中以爲與所黏謗帖內情節暗合即可中傷姦謀詭計弄巧成拙今已設法訪拏就獲併於渭濱家內搜出貼原任知縣白環等匿名底稿二紙將前後筆跡與別項帳簿對驗相同據供渭濱創稿文端改定添入悖逆更甚之語倪漢

高又代寫二三張李漢亭亦知其情皆歷歷不諱
詰其帖內一糧兩餉抱怨之處則稱係鑲黃旗披
甲人俗名王老四平日酒後於街上閒談時說知
現在會同將軍臣阿禮袞副都統臣富參查照年
貌行調本人識認再加質對明白果無疑情則此
等姦惡光棍自投法網斷難姑容臣等另當公議
分晰首從請
旨從重歸結合先附摺陳明所有前後奉到
御批原摺又蒙
發臣觀看郝玉麟范時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伏乞

睿鑒爲此謹

奏

前諭非旗兵所爲果不謬耶姦徒全獲覽奏曷勝愉快此種陰謀詭計顯露如是迅速豈人力能爲可見冥黙之中昭然如鑒但當敬戴天恩於無旣耳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近日都中風多覺旱望雨正殷適卿奏到甘霖大沛嘉

治具之怀張期民生之有藉批答方停傾注未已念彼

田疇曷勝欣悅特俾卿知之續據山陝二省奏稱於月

之初九十一等日連得透雨霑足麥秋有望是皆仰賴

天

祖垂慈默祐昭示景象一併諭知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照東洋貿易各船自設立總商稽查之後出入

均有責成盤驗極其嚴密從前隱弊稍爲釐剔今
據總商頭李君澤禀稱近有伊之行商鄭恒鳴船
回於臨行之前有日本管長崎島夷目彼處稱呼
名爲王家將該商喚去令通事傳話託其寄信與
李君澤著伊禀臣彼國因從前欲求效法內地文
武講究制度誤聽姦商夾帶違禁私貨人口僧衆
被
天朝預知拏獲止從寛發落不加夷國之咎感戴
皇上恩德敬畏
天威實在誠服除已將陸續招去之人盡發商館專待

原船附歸現有醫生趙淞陽及吳宿來等均已回
籍經臣訊供押交原地方官取保安插不許再犯
生事其餘此番回棹俱可旋浙目前銅觔照額發
販非惟未敢短少比前寛餘商賈沾利更裕貨物
之外一切別件禁物不復私帶俱已謹守法度惟
夷島建有
關帝
天后兩處廟宇皆內地商人所造供奉
中國正神思延僧人二名在內焚香祝誦又欲購太
平聖惠方顧氏勾股全書黃明阿膠藤邊花籃等

件不敢如前日私帶必令總商向臣稟明若無准
行批示即有偷往斷不肯收又云彼地所產倭硫
磺配合火藥攻擊甚遠向俱珍重不與商人私買
攜回今情願准商向臣領照核定擔數減價買歸
聽憑內地配用從此弛其禁遏仍不敢轉售鄰國
以見傾心感戴無復疑貳之意臣面加詢問據李
君澤極口矢稱夷人近日畏懼待商有體比前大
不相同實係心悅誠服願以身家親丁合門保其
無虞等語伏思前因夷人勾通姦商招誘各種無
賴出洋教習內地技藝私帶僧人書籍輿圖窺探

情形是以設法禁防甫經一載雖近來頗知悔過守分而號令所在豈可朝改夕更但察其情形非屬必須僧人等物亦未嘗欲售硫磺圖利緣從前夜郎自大視商過卑每受逐漸刻薄掯勒之累今因前事敗露已覺警惕而商衆小人好利之心乘其膽怯未免誇張過甚徐徐加以恐嚇倭性多疑懼怕將來問罪絕販以此試內地有無屏棄之意耳查外夷負固跳梁理應加之以威若輸誠敬畏似當示之以信臣愚昧之見以爲所求僧人等物或可酌量無礙者姑爲准給以彰

甚是

聖朝寬大之治其硫磺內地甚多無藉於彼雖係由外
而入究屬軍火之需不便開端以貽將來後釁事
關懾服外夷臣識見短淺未知是否有當機務伏
乞
聖明指示到日方可欽遵奉行為此謹
奏

此奏嘉悅覽焉皆緣一念忠誠感蒙
上天錫佑所致卿功大矣硫磺無藉於彼所見甚是當以
中國所恃在德而不在軍器之利鈍為詞覆明所以不
行之故至於僧人當選擇老成行優者命往再者彼國

既求勾股全書今有
聖祖御製律曆淵源一部乃發從古未發之奧祕其中曆
法不便給與其算法律呂二書發卿斟酌朕意或傳原
去商人面告以卿將彼國敬畏情形業經奏聞於朕求
得大內藏書寄贈等語并將二書交付該商齎去亦不
言朕所賜如此施行得體與否其詳細酌量具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於上年歲暮之時因聞浙屬平湖
縣之乍浦鎮民間竟有私錢攙和行使慮及附近
江浙交界地方必有私鑄之弊隨令乍浦同知等

員就近密訪據覆江南吳江縣藜里鎮有汝堯年
等浙江海寧縣袁花鎮亦有查經陶等皆係私鑄
之人臣恐未得正確隨經開單專差標員前往密
探有無實跡去後續據回稟探訪多時伊等向曰
俱會私鑄是實目前因江浙欲開鼓鑄恐舊錢式
樣不行俱欲謀充官局爐頭以爲影射現在停止
臣以事關大辟重罪若不獲現贓實據難以懸擬
因令差役分布左近尾隨察其蹤跡勿露風聲正
在密緝間今於二月中准江蘇撫臣尹繼善咨會
獲有吳江縣私鑄犯人周寧書供出浙江嘉興地

方有張君佩等數名係伊同夥匠人移文查拏并
另咨知會周寧書供於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袁
花鎮查慶山家住過有同夥把作等犯姓名前來
臣以江省既已動手拘拏恐其知風潛遁一面即
將來文之外從前訪得吳江縣蔾里地方私鑄各
犯及同鎮窩賭之家姓名開出住址咨覆江省一
面遣員分往浙屬之嘉興海寧等處密拏除將來
咨有名匠人俱經捕獲併在蘇未經供出而浙省
現獲者亦差員押解前赴江蘇收審尹繼善又將
臣單內所訪之人江省案內供吐遺漏者拏獲數

名彼此知會在案其海寧袁花鎮之查經陶查慶山等已經獲住七名竝於伊等家內搜獲罐子爐磚銅渣鉛砂併銅水線二條審據供稱伊等父叔在日曾於康熙三十八年犯過私鑄問罪有案目今久已停止驗其爐磚罐子雖係破碎舊物但起有生熟砂子私藏在家似非久歇之象且與吳江蔡里之私鑄各犯俱係通同熟識往來斷難任其狡卩飾賴現在移咨尹繼善飭訊周寧書確供再加三面對質所有兩省夥黨各犯無分彼此會同嚴拏務淨根株不使稍有漏網但臣等雖皆有訪

聞設法拏獲俱不能及早知覺深屬惶悚除審明
實情定案另
題外合將會拏獲犯情由先行
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私鑄各犯業俱拏獲不爲遲誤非但不遲且察訪嚴密甚屬可嘉具題到日另有諭旨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御批事本年三月初八日據臣標把總齎回
硃批原奏摺一匣到杭叩領跪誦欣知
聖躬萬安曷勝歡忭踴躍之至本年二月初九日接准
部咨閩浙兩省各造艍子船四隻駕送天津因浙
省止有南繒船式向無艍子名目訪之老於水師
之員云臺灣往來載貨多用此船吃水不深便於
淺沙駕駛但係單桅平底規模低小不知遠送天
津可能利涉在大部轉行未須式樣文到已屆春
深今歲節氣又早若往返請示等候福建回音恐
誤風期且長杉桅木工匠柁水皆須就閩購辦更

爲合宜而天津教習原奏又稱福建海壇金厦等
處現請改造此船則閩省諒有定式臣等議委就
近之温州同知徐崑瑞安副將蔡添畧帶領佐雜
二員星速齎銀前往閩省會式成造以期晝一趕
辦開駕合併附摺陳明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往閩成造甚是況此船非急需之物必俟風勢順利方
可令其北來便遲至明歳亦屬無妨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衞等謹

奏爲請

旨事竊查浙屬平湖縣乍浦地方於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有匿名黏帖詞語狂悖先經臣等據

奏明一面密加緝訪設法拏獲審係在逃積惡光棍陳渭濱起稿同金文端改定倪漢高謄寫等情續經臣李衞將大槪畧節於二月二十五日附摺具

奏緣事關重情復令杭寧衢三府暨中軍副將會同弔犯隔別密審將因何起意造帖之處訊問各犯

據陳渭濱供從前犯罪脫枷逃走到京舊年回來躱在鄉間因恨沈天祐這班人前番告了狀原造有款帖說沈天祐是眞命天子郭啓成是軍師王建章是大千歲楊茂昭是先鋒高大成等是頭目他們霸佔脚班謀爲不軌的話藏在家裏十二月內金文端因强保了姦情案犯李漢亭恐怕鄂同知詳他走來商量小的說先貼了他們沒頭榜就詳不得了將白紙做了一張五言的金文端說不好添改成六言恐認出字跡叫倪漢高寫了幾張二十日去貼小的因想榜上軍師先鋒等人原不

便寫出名字恐沒處去拏他又將先前做就的款帖封好了央航船上替人家帶信的與以錢文寄到長安鎮韓千總處投下思量他必定報了上司自然拏這班人不想敗露了現在的款帖同家裏搜出白紙五言帖子是小的寫的紅紙帖子是金文端添改的他說我這是名公手段做的一貼就著等語問據金文端所供與陳渭濱供同又問帖上所寫都是悖逆叛亂的話你如何敢於下筆寫出你說名公做的必有主使且事由李漢亭而起必係同謀據回供實係不知法度自己寫出不過

要先發制人竝無主使李漢亭是寫了之後念與
他聽纔知道的先前不在跟前商量的又將因何
寫及一糧兩餉有無旗人同謀之處問據回供上
年十月有鑲黃旗王老四在李漢亭店內換錢問
他一分糧有多少銀子他說如今苦得狠一分糧
分做兩分吃了比杭州少一半故此小的也寫在
上的那寫匿名帖的事王老四不知道問據倪漢
高供原係陳渭濱金文端做成了沒頭榜稿子叫
小的寫了三張去貼小的原拏一張貼在倉衕口
是實問據李漢亭供前番金文端貼了沒頭榜之

後念與小的聽有的寫時沒有看見他們做那王
老四常在小的店內換錢與夥計們往來說話吃
酒有的他告訴金文端糧餉的話小的未在跟前
不知道餘處俱與金文端陳渭濱等供同續經乍
浦副都統臣富參查解鑲黃旗滿洲署佐領常保
下披甲兵丁薩哈圖即王老四到杭弔同金文端
識認確係前供之人據薩哈圖供舊年冬天小的
在店換錢時金文端問有多少錢糧吃小的說我
們錢糧比杭州只得一半還少些那苦得狠的話
沒有說問據金文端質證相符各供在案該臣等

細查陳淯濱等供吐情節并對驗筆跡窮兇極惡
膽玩殊甚自應具
題按律正法但思乍浦爲各洋要口往來商賈頗多
若將悖逆之言明載供招恐傳聞外夷似覺未妥
如不叙入則該犯罪狀不明難定爰書臣等愚昧
之見如此惡亂習氣必須殺一儆百庶可杜絕在
陳淯濱金文端創稿改定俱屬首惡倪漢高雖受
人使令止於謄寫黏貼但係悖逆怪誕之語非屬
尋常謗帖可比應否將此三犯分於乍浦平湖杭
州等處立即杖斃示衆其知情而不同謀之李漢

亭枷一百流三千里以儆惡風至甲兵薩哈圖郎
王老四蒙
皇上天恩特設營制使之均得食糧成就有日各兵俱
知感戴乃伊獨以錢糧數少在街市妄言又與棍
徒往來飲酒甚屬不法乍浦新駐滿兵營制設防
要隘此風斷不可長應否從重照近日傳播妄言
之何立忠等例未便留於內地充發三姓地方抑
或念其尚不知匿名寫帖同謀之事鞭一百於乍
浦長久枷號墩門俟江寧撥移兵到駐劄妥協若
能自知悔罪改惡再行酌量釋放至該管旗員約

束不嚴亦應參處但移駐未久且係背後向人妄
言難以預知併懇
聖恩抑或從寬免究嗣後仍當加意嚴緊管束如再少
有犯從重議處臣等未敢擅便相應具摺請
旨欽遵臣謹會同杭州將軍臣阿禮衮乍浦副都統臣
富參合詞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謹
奏
所議甚屬合宜應外結者照此施行可也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衞謹
奏爲敬呈
廟工圖式恭請
聖鑒指示欽遵事竊照浙屬海寧縣地方蒙
皇上特恩發帑建造
海神廟宇祈福祐民臣欽遵籌畫先將應需專司監
督及分派差委各員具摺
奏請荷蒙
俞允部文到日隨卽分行江南直隸催令張适王坦赴
工一面督同司道程元章朱倫瀚王斂福王鈞等

先將一應工料事宜預行備辦聞今春正二月內
張适王坦俱已先後到杭隨令赴工上緊辦理先
於三月初一日吉期祀土將廟基地面根脚清出
丈量四址按照地方寬長之處宅中定位所有前
後殿宇寢宮祠壇樓閣廊廡房屋等項就勢酌擬
大概規模繪就圖式誠恐款樣制度未合謹先進
呈
御覽作何改正恭請
聖鑒欽定到日卽當遵奉而行惟是工程宏鉅一切應
用木石磚瓦等料其圍圓徑寸長短大小自應悉

照廟宇之高下深澗彼此配合必有一定成規方
屬妥協但外省雖有起蓋寺廟其工程多係逐漸
經營原非預有成竹止能約畧計算不諳通盤預
估定準必得經歷大工熟悉往例之人料估始無
舛錯前經咨明山東河南撥發料估人張爾昭王
元清暫行來浙看估續准山東撫臣岳濬回稱東
省工程未竣張爾昭不能前來其王元清近准河
東督臣田文鏡咨送到浙但伊出京日久此際未
甚諳曉先又移咨工部請發料估之人帶同匠頭
前來亦因有工程事忙未准撥給臣思一切物料

雖不能目下即有確實數目而大槪必於需用者如等待料估方往採辦恐致稽遲查長杉巨木產在楚豫閩省併浙江之溫處等處若至夏月以後木植精液發露在外採辦未宜故於春間已差員賫價分頭前往預爲購求但其中巨木一項正殿樑柱所需大料因近年山東各處修建
聖廟工程併沿海一帶成造戰船桅木歷年採買旣多餘剩項號者頗少已飭承辦各員加意採買現准江西咨覆覓無合式之木隨往湖廣購辦再俟楚閩覆到另商又

御碑亭應用之黃琉璃瓦正殿大二門寢宮
天妃閣需用之綠琉璃瓦以及各項配用物件臣差
人於隣省徧訪衆窰戸俱不諳曉即偶有製造葢
廟者顏色不明體質亦脆一經冰霜凍結外皮捲
起難觀爲此仰懇
聖恩或可飭部於京廠製就交與浙省回空糧船運官
裝帶來浙所需價值併運通脚費臣當照數備齊
解交工部兌收還項再查江浙本色筒瓦其加料
製造者頗稱堅固可否將
御碑亭大殿二處用琉璃脊瓦其餘悉用本色筒瓦或

照南方向來各廟俱多不用琉璃料物臣未敢擅
專伏乞
聖明指示遵行至於奉祀
神祇最關鉅典查海寧縣之尖山康熙五十九年建
立
海神廟宇至六十一年欽奉
敕封運德海潮之神雍正三年又蒙
皇上欽定江潮諸神加
封吳伍員爲英衛公唐錢鏐爲誠應武肅王宋張夏
爲靜安公明湯紹恩爲寧江伯地方官已設位奉

祀廟中又向日有越之上大夫文種唐昇平將軍
胡暹宋護國弘佑公朱彝元護國佑民土地明王
彭文冀烏守忠等神相傳皆有護佑之功歷來已
久亦皆附祀於廟今蒙
皇上敕建
海神廟宇軫恤民生保護塘工似應於正殿專供
運德海潮之神再懇
恩綸加賜封號以展誠敬其英衛公等四神於正殿之
左右列坐並祀其越之文種等五神仍於兩廡配
享以照妥侑再南省所稱海洋靈神惟

天妃爲最歷朝俱有褒崇康熙十九年曾加封號閩
浙土人稱爲媽祖在洋遇險祈求隨聲而應故海
船出入之口岸莫不建廟奉祀而閩廣蘇州等處
廟貌輝煌今奉
特旨啓建大工自必更加壯麗以肅觀瞻擬於正殿之
東另建
天妃閣西築風雲雷雨壇之後再用水仙樓以配之
是否有當恭候
睿鑒欽定以昭祀典惟料估大工之人至今未得一切
難於懸擬定準懇求

聖主暫將工部料估房經承張道宗賞發來浙不過三
四月之期一俟估定尺寸式樣卽送回部方敢放
心辦理庶無舛錯以上各條原不敢瑣屑瀆陳因
工程甚鉅必須再三詳愼以貽萬年之利而臣等
識見淺陋恐一有未當無以壯規模而稱完美是
以冒昧具摺請
旨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覽所繪圖式甚合制度但據廷臣奏稱外省祠廟用琉

璃瓦者甚少應照議毋庸製造其料估工程之人該部
已發往矣

雍正八年四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
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據臣差進摺把總自京
齎捧
皇上恩賞臣克食一盒併喀爾沁熏猪到杭臣隨出郭
跪迎回署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竊臣屢荷
聖慈遠垂
鑒照每次賫摺差員回浙常蒙
頒賜恩賞接踵而至珍味不離於口感刻實切於心自
維臣之一身頂戴服用無非
君上所賜而才識疏淺報稱未效
高厚難名疊承
隆恩優渥正在愧悚不安又據臣差恭
進新茶之家人回署向臣面稟三月二十三日在
朕殊未以爲慶雲并諭在廷諸臣不令宣揚也次日甘
圓明園目見五色祥雲輝煌燦麗諸王大臣文武百

澍滂沱遍野均霑是乃國家之眞瑞但於得雨之前一日有此預兆似覺稍奇耳
官以及兵民士庶萬目同觀齊聲頌祝臣聞之不勝欣慶此皆
皇上純孝格
天善繼善述至治翔洽人神協和是以瑞應屢彰見於
宮闕臣職守封圻不獲躬親拜賀
殿庭而寸心慶幸莫可言喻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附陳微悃臣曷勝感激歡忭之至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本年春初有原任河工通判張鵬飛係前大學士
張鵬翮之弟突然來杭稟謁臣素聞其於工程冒
銷等事不惟熟曉且曾親身作弊詢之卽答從不
避人因傳伊面見詰以何爲而來據稱因扳累賠
帑在蘇候追乘暇稟見並無他事續後漸露伊有
四川鄉親御史嚴瑞龍奉
旨差其同一安姓旗員前來江南江西順路浙省密訪
乃風影全無之事世間竟有如是誕妄人耶
吏治民風沿海戰船營汛須給印信隨帶今瑞龍
安姓已由江浙回去起早前赴六安山矣仍託伊

代爲留心復議論浙江道員孫詔王斂福等之短
長併痛言其兄姪種種欺飾營私利己之非歷歷
如繪臣知爲妄誕不經即加屏斥復遣人追隨看
奇哉張鵬飛聞其自離河工到處招搖生事朕已降諭
其行徑如何再定凡浙屬中與伊兄有門生年誼
令尹繼善察訪如得有實跡即行嚴叅拏究此奏嘉是
者悉往謁見到處落空隨有後言本非守分之人
覽之各省封疆諸臣咸肯似卿居心則魑魅魍魎輩何
後自知將次敗露恐被查拏潛即遁去臣思嚴瑞
敢公行白晝也於伊兄張鵬翮在時朕因其爲人怪誕
龍設或果係奉差巡歷各處則應聽其勘視不當
特旨革懲至今猶然如舊毫無悛改洵可謂下愚不移
從中阻撓倘屬假冒揑造則張鵬飛現在蘇州不
自取罪戾者矣
難隨時根究且臣正值回任未久諸事雲集又兼
辦理江南之案是以未即具

奏令乘便附陳伏候
廖坤係朕念伊祖加恩者觀其舉止殊覺近於孟
聖鑒再原任嘉興府通判廖坤乃裁缺都司經歷經臣
浪狂縱日前蔡仕舢亦將此段情節奏聞朕自留心誠
照例
飭以勵其後
題請對品調補上年委解銅觔進京赴部引
見蒙
皇上念其祖係微弁捐軀盡節不泯其忠爰加
特恩逾格優渥將廖坤陞授襄陽府同知赴任過浙向
臣稟稱伊奉
皇上賞以摺匣許其密奏各省事務臣即面爲嚴飭著
令誠實謹慎奉行毋得妄言宣露乃廖坤仍舊不

聽復向觀風使臣蔡仕舢露其大槩而仕舢又恐
蔡仕舢一派虛僞朕所深悉前爲伊子科考曾浼孫國
許伊之短先爲布散使受衆怨所歸彼此均非公
璽向程元章請託即此一節而論則其品行卑污可見
正居心可知臣查廖坤爲人稍有聰明才情不避
矣
嫌怨是其長處若遇上司駕馭得法尚可節取用
之但少年輕浮膽粗冒戇其言雖未至全虛亦多
所奏可嘉之至伊雖蒙逾格擢用能承受與否則看其
狂妄矜張未實銀錢到手即花不顧利害性亦好
祖德之薄厚何如耳朕亦難終始主持
奢濫交恐將來有負
皇上提拔造就兼聽並觀之盛心合併據實附陳伏祈
聖明鑒察謹
奏

覽
卿所薦奏之劉章近據該旗保放叅領於引見時睹其儀表精彩雖老尚健非復向日尫羸形狀詢其所以始知前次正在病中力不能支之故奏對詳明才調甚屬可用由此觀之人材被枉乃每有之事朕意暫於旗員試用數時以之補授浙省臬司將劉柟調內卿以爲何如

守備張文耀出格才具但不知於水師營務果否熟諳伊係
聖祖時被擢之人若能馭下有方操守可取乃一提鎮才

具朕十分賞鑒卿意更以爲何如此人在浙尚恐不能展其所長意欲用於別省將領卿若愛惜不捨可於現任水師叅副中察驗有無應調之員奏知以便裁酌

同日又

奏爲請與修省志以光

聖治事竊惟志乘一書凡郡邑之地宜物產風俗人才與

國家之政事教化禮樂兵刑無不記述以廣見聞而傳後世所關甚鉅浙江通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迄今四十餘載未經蒐輯臣伏思

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之盛治固已美不勝稱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宜民宜人典章制度超越乎
國千百世之上其於浙江則又嘗
特沛鴻恩加意涵育蠲租減賦建塘濬河設專官以訓
迪廣會額以興才凡所以祀神保民移風易俗者
無不周詳明備楮筆莫能罄書自必垂之史册昭
示來茲但恐金匱石室之藏未能家喻而戶曉惟
載之志書則其事之歲月原委旣可備晰無遺而
學士大夫以及編戶小民咸得周知熟悉傳之千
萬年而後足以昭

聖治於無疆垂典型於不朽臣自任浙之初卽有此志
而事務紛紜頭緒未定且工費繁鉅不敢輕舉今
仰沐
皇上教養兼施民風丕變正際鼓吹休明發揚美善之
時現與布政使程元章等共相商酌延聘博學宿
儒老成名士爲之總理並選才華贍足之人分任
纂輯開局設館鳩工庀材將浙江通志四十餘年
未載政事重爲編修刊刻約計二年中告成先後
之費須得萬金於臣任內鹽務准留外邊應用公
費項下將來每製節省銀內逐漸動支俾得襄事

完竣以廣
聖朝治化之隆爲此繕摺具
奏可否准行伏乞
皇恩鑒照施行謹
奏
志書乃大典攸關應舉行者
同日又
奏爲覆奏事竊有浙江提臣萬際瑞於四月初六日
因公到省臣遵
旨將前奏內所奉

批諭訓飭萬際瑞之處逐一曰傳宣示據伊回稱我蒙
皇上天恩拔擢重任向在山東請
陛見摺內奏有
硃批地方緊要不必懇請赴闕李衛秉公持正實心奉
事與田文鏡同一軌轍爲朕所倚信之督臣百凡領
其教益而行更將從前在粵瞻顧徇隱舊習徹底洗
除汝來京面聆訓旨亦不過此數語而已我奉了此
旨後料想總督必是嚴刻一邊的人所以到任之初於
營伍事件過於搜求駁減以爲如此方得相合及
見總督行事只要妥協不在於此始知大錯自悔

誤聽第二箇兒子竝一幕賓的話已經屏逐回去
今又蒙
皇上天恩如此訓誨惟有痛自改過等語臣隨答以文
武大員務須法令必行紀律整肅賞罰嚴明勸懲
公當方可懾服人心不在小節剝削蠅頭微利之
為盡職況恭逢
皇上睿謨宏遠一切政治期乎得中正當仰體遵行不
可錯會意見大有關係伊雖應諾而去但臣看萬
際瑞近日作為與初到迥然不同前已附摺陳明
大槩此番與之相聚數日察其為人毫無心胸見

識即據所言數語在不知臣之居心行事尚屬小
節併將
皇上任使臣工之意亦復大為錯會實乃愚而自用之
庸碌之流何能領畧朕意非有批伊摺內硃諭命其持
與卿看卿一見即了然洞悉也一因念其前人勞效二
人誠如
因現無稱職之員兼伊歷俸已久所以將就委用況諸
聖諭非太過即不及也今即刻意改悔亦不過未至為
害於地方若欲望其整頓調劑得宜服將吏之心
凡營制要務賴卿措畫原不望其整頓調劑如能一一
遵循指授無甚掣肘且暫姑容以觀後效凡武臣可勝
而稱封疆之任有以知其斷乎不能即較之前提
提任者大都皆遣往軍前及川陝雲貴等處其餘各省
臣陳天培辦事勤謹歷練營伍之處尚多未及浙
總兵不過循分中才殊乏超卓之品資望尚不及萬際
省海疆要地
瑞者比比皆然嗣後儻至不聽教導或有貽害地方劣
聖明自有洞鑒也再原任衢協副將陳文雍正五年軍

蹟具奏以聞再爲斟酌耳
政經督臣高其倬提臣石雲倬以不謹會疏參革
回籍今復拮据來浙具呈以年力正强願求出力
報效臣查該員雖係軍政被參但在任時性情果
屬倨傲躁妄此外無甚大罪今已受過窮窘歷盡
甘苦痛知悔過其年力尚在富强弓馬漢仗俱屬
去得伊從前曾在侍衛班上行走數載雍正三年
二月又於鎮江參將任內赴京引
見奉
旨補授前職其人材技藝難逃
睿鑒臣仰體

聖主不棄一材之盛心何敢私留冒昧附陳可否准其
赴部具呈帶領引
見倘蒙
皇上面驗或有一長可取在於巡捕營內當差抑或發
外效力出自
特恩非臣所敢擅請也爲此附摺具
奏伏候
聖鑒謹
奏
卿爲陳文奏請嘉是覽焉內外大臣皆肯爲國家如此

愛惜人材朕復何憂何慮給咨令其赴部聽候引見審
觀其才力器局酌量有旨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御批事本年四月十三日臣跪讀

硃批原奏

諭旨

聖懷喜雨之深正是憂民之切所以

上天感應大霈甘霖不獨直隸山陝麥秋可慶豐登卽浙

省向逢春月時晴時雨率以爲常今年四月初旬

浙西三府適當豆麥結實之際連日陰雨微覺過
多海邊出鹽頗少臣等竭誠虔禱尚在未得晴明
十三日辰刻
御批一到旋見霽色午後日光透露夜月皎然
聖心即是
天心於此更爲顯著日內天氣温暖蠶已上箔正在綉繭
接續晴明看其收成仍可望七八九分此浙西民
間最關緊要之事外惟二麥菜子稍減分數幸而
非比北方專靠春禾爲重且上游各郡晴日多而
刈穫早春熟年景大槩俱好統俟杭嘉湖三府收

凡地方上雨水或歉或足少覺不調即奏朕知方可謂遐邇一體即如今春直隸缺雨日久料想南方亦然因日夜併爲祝禱近日聞江浙一帶春月祈晴始知從前用心之誤南方陰雨過多焉知非朕祈求之所致耶向後儻再遇如斯景象不妨頻頻上聞即於數日內久晴忽雨久雨驟晴隨據實接續奏陳亦不爲反覆煩數也誌之

完之日另行分晰

奏覆至前陳日本近時情事仰荷

聖明指示周詳深服

睿謨遠大乃猶以事宜可否下詢愚蒙益見

皇上慎重至意臣猥鄙之見竊以夷性多疑必在取其

誠服

聖祖御製律曆淵源闡發祕奧非尋常所得窺見臣再四

思維即令總商李君澤傳喚原來之人面見遵照

諭旨作臣之意開導示知看其果能恭順感服誠心求

是當之至嘉悅覽之

懇回時即行頒發目前暫存臣署供奉如此鄭重

使夷人不敢輕忽也至於藥方等書令其覓送臣看過先爲帶給其僧人彼國因從前有福建和尚允言曾爲伊處國師於東京特建黃蘗寺住持圓寂已久今欲得其法派聞有烱文一人頗可其意若另選發去恐彼動疑防範未便一面將烱文調來驗看是否誠實先取同寺併商總的保方准前去否則另換併諭以伊處尚須請一二有學問德行僧人非杭省大寺古刹中首座不能有此高僧俟其專心延請再當授以方畧令其前往便中察探虛實方無疑義再硫磺一節

尤屬是當

此一節極宜詳審大率釋子輩因貧乏而流入空門者居多身到彼國受其優遇儻將所授之意稍爲漏洩反起外夷疑貳之端且失中國開誠之體若令察探須慮及縱或漏洩亦無干礙方可謂周詳妥協魯論云言忠

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朕意但當以前所言誠字
聖諭規模宏遠已即遵照宣示總不使輕易測量而生
爲主不必更容心於作用也
玩心也謹將辦理事宜先行
奏覆至臣等會審江南一案現在遵
旨核稿具
不料李永陛亦是一負恩無恥之人奈何奈何
題大約二十日外部臣李永陛可得起程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理合恭繳伏乞
睿鑒謹
奏
覽